

上古諧聲與《詩》韻兩期至中古語音之 韻母系統演變研究

附論：來母複輔音聲母之擬寫法及其至中古之音變規律

余 迺 永

目 次

- 一 緒言
- 二 上古諧聲、詩韻兩期與中古韻母體系對應諸表及各期語音徵性、中古韻類表。
- 三 諧聲時代 i、e、a、o、u 五元音系統過渡為《詩經》時代之 i、ə、a、u 四單元音及 iə、ia、ua 三後響複元音系統說。
- 四 複介音於解釋上古諧聲、《詩》韻兩期至中古韻類演變條件之措置。
- 五 中古三等韻 B 類上古介音為 *l 說。
附：上古至中古聲母於各等韻類分配表
- 六 《詩經》時代介音、元音、韻尾及舌、齒音與喉、牙、唇音二系聲母於 *ə、*a 元音諸部至中古之音變規律。
- 七 *l 乃複輔音聲母之後置輔音抑單輔音聲母所接之介音於中古所起不同分化之擬寫法。

上古音之探討，自清段玉裁《六書音韻表》立古諧聲說：

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同聲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變，平入之相配，四聲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六書音均表》一）

豈特知諧聲足與《詩》韻相印合，益見古韻可信；遇不入韻脚諸字，因亦網羅無遺；故孔廣森云：

蓋文字雖多，類其偏傍，不過數百；而偏傍之見於詩者，固已什舉八九。苟不知推偏傍以諧衆聲，雖徧列六經諸子之韻語，而字終不能盡也。（《斝軒孔氏所著書》卷二十七，頁四）。

觀孔說，又可知當時古韻學家之視諧聲，實為歸納《詩經》韻脚一種補充方法，其價值不外《詩》韻附庸而已。此由《詩》韻既多隔部通叶，諧聲字之隔部通諸尤勢所不免，「同聲必同部」之論，又焉能使人無惑？時下古韻三十一部（如羅常培；不析出入

聲即爲二十二部，如董同龢），即步武清儒，無法擺脫《詩》韻羈軛者。¹

今本文試就三十一部之支部與歌部，脂、質、真與微、物、文二系，及據諸聲自三十一部以外另析之怙、添與盍、談二系，於中古分入支、脂、質、真、並葉、鹽等重紐三等韻爲線索，徵悉凡上古支、脂、質、真及怙、添諸部所包中古各等韻類，其三等必屬中古重紐A₁類（早期韻圖如《通志七音略》或《韻鏡》以其喉、牙、唇字置四等，與同韻出現之另一組喉、牙、唇字韻圖列三等之B₁類重紐，而二類舌、齒字則混淆不分者），且例無一等韻；反之，歌、微、物、文及盍、談六部所包中古各等韻類，其三等必屬重紐B₁類，或B₁類與D類（喉、牙、唇字韻圖列三等，同韻不出現重紐，缺舌、齒字及唇音後世變輕唇者）兩種，且例無四等韻。然後遍尋餘下中古重紐三等韻於上古諸部出現之情況，發覺宵、祭、月、元四部不僅具足一至四等，祭、月、元三部二等復兼有兩類，其一；四部諸聲俱如支與歌、脂、質、真與微、物、文、怙、添與盍、談諸部，分屬中韻類一二三B₁（宵部）或一二三B₁·D（祭、月、元三部）兩組與二三A四組爲出現範圍，其二；而佐證以反切又音及古文字學者就說文字形諸聲偏旁提出之修正與金文韻讀，其三。因加與宵部相承亦具足一至四等，諸聲情況相似之藥部；二析爲宵、卓與豪、沃四部，介、薛、仙與廢、月、元六部，及上舉依盍、談所析怙、添與盍、談四部，並就收舌尖音韻尾之「隶」，又「荔」與「蓋」等諸聲通唇韻尾者，增析隶、荔與蓋三部，成諸聲四十一部。循此，段氏「同聲必同部」²說界限越嚴；執是以考《詩》韻，更足玩味休寧戴震序《六書音韻表》所陳：「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後愈知其分」之意也。

上古音（Archaic Chinese）宜二析爲：

諸聲時期：Proto-Chinese（PC）商盤庚遷殷前後至西周幽王
（1384 B.C. — 771 B.C.）

《詩經》時期：Early Old Chinese（EOC）東周平王至秦末
（770 B.C. — 207 B.C.）

諸聲時期大體以殷墟甲骨已具聲符文字而定。《詩經》據傳說之詩人尹吉甫於西周末宣王（827 B.C. — 781 B.C.）中興時致仕，作〈大雅·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等篇；餘詩即秦半晚出故云。

二

上古音既劃分兩期，然則諸聲至《詩》韻其間之音系架構又有何差異？爲討論方便，先列出目下新訂之諸聲四十一部由三介音 r、j、l，五元音 i、e、a、o、u，十

1 《兩周金文音系考》。1980年台北：聯貫出版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 諸聲字「同聲必同部」之歷史條件當另文討論，此不贅。

三韻尾 h 、 k 、 g 、 h^w 、 k^w 、 g^w 、 r 、 l 、 t 、 n 、 v 、 p 、 m 等音位音素構成之韻母系統；至《詩經》三十一部由三介音 r 、 j 、 l ，四單元音 i 、 \emptyset 、 a 、 u 與三複元音 $i\emptyset$ 、 ia 、 ua 及韻尾 v 轉同於 l 後所餘之十二韻尾系統變入中古情況：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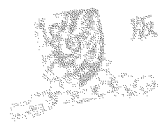
1. 凡上古音諸聲與《詩》韻兩期有異者，始加 ** 號另標諧聲時代擬音，餘悉用《詩》韻時代之 * 號標示。

2. 同部尚誌 I、II 或 III 組，乃諧聲及《詩》韻均難辨析，僅就韻類分佈擬設其源自上古不同音類所訂。

3. () 號內為中古韻目，() 號後所加之 ? 號係不規則變化之韻類。

4. 各韻部原帶 j 或 l 介音之三等韻韻目其旁註 A_1 類、 B_1 類重紐，已詳上文。 A_2 類相當 A_1 類， B_2 類相當 B_1 類；不過 A_2 類與 B_2 類各自分韻，故 B_2 類除唇音(如優韻)或唇音及圓唇喉、牙字(如之、職、蒸韻)轉入上古同部之 c 類(詳下表)，一般五音具足，非若 B_1 類舌、齒字之與同韻 A_1 類者混(如緝韻)。 C 類與 D 類如 A_2 類與 B_2 類之各自分韻，其喉、牙、唇字韻圖且悉列三等；然 C 類五音具足， D 類獨 喉、牙、唇字，是以中古三等韻共有 A_1 、 A_2 、 B_1 、 B_2 、 C 、 D 四組六類。至於 A 、 B 與 C 、 D 兩兩分別，乃中古後 A 、 B 類唇音仍讀雙輔音， C 、 D 類唇音則變輕唇之故。

- i — 7 佳 * $rih \rightarrow \text{æei}$ (佳)、* $jih \rightarrow ie$ (支 A_1)、* $ih \rightarrow i$ (齊)
- 8 錫 * $rik \rightarrow \text{æk}$ (麥)、* $jik \rightarrow iak$ (昔 A_2)、* ik (錫)
- 9 耕 I * $ring \rightarrow \text{æeng}$ (耕)、* $jing \rightarrow iang$ (清 A_2)、* $ing \rightarrow ing$ (青)
- 10 幽 II ** $rih^w \rightarrow ri\emptyset h^w \rightarrow au$ (肴)、** $jih^w \rightarrow ji\emptyset h^w \rightarrow ieu$ (幽 A_1)、
** $ih^w \rightarrow i\emptyset h^w \rightarrow iu$ (蕭)
- 11 覺 II ** $rik^w \rightarrow ri\emptyset k^w \rightarrow \text{ok}$ (覺)、** $ik^w \rightarrow i\emptyset k^w \rightarrow ik$ (錫)
- 30 脂 I * $ril \rightarrow ei$ (皆)、* $jil \rightarrow iei$ (脂 A_1)、* $il \rightarrow i$ (齊)
- 脂 II * $jir \rightarrow ie$ (支 A_1)
- 31 質 * $rit \rightarrow \text{æt}$ (詰)、* $jit \rightarrow iet$ (質 A_1)、* $it \rightarrow it$ (屑)
- 32 眞 * $rin \rightarrow \text{æen}$ (山)、* $jin \rightarrow ien$ (眞 A_1)、* $in \rightarrow in$ (先)
- 33 東 II ** $jiv \rightarrow ji\emptyset l \rightarrow iei$ (至 A_1)、** $iv \rightarrow il \rightarrow i$ (霽)
- 34 緝 II ** $jip \rightarrow ji\emptyset p \rightarrow iep$ (緝 A_1)、** $ip \rightarrow i\emptyset p \rightarrow ip$ (帖)
- 35 侵 II ** $jim \rightarrow ji\emptyset m \rightarrow iem$ (侵 A_1)、** $im \rightarrow i\emptyset m \rightarrow im$ (添)
- e — 1 之 II * $eh \rightarrow u$ (侯、唇音字)
- 4 魚 II ** $reh \rightarrow ri\emptyset h \rightarrow a$ (麻 I)、** $jeh \rightarrow ji\emptyset h \rightarrow ja$ (麻 II B_2)
- 5 鐸 II ** $rek \rightarrow ri\emptyset k \rightarrow ak$ (陌 I)、** $jek \rightarrow ji\emptyset k \rightarrow jak$ (陌 II B_2 ，喉、牙、唇字)、** $jek \rightarrow ji\emptyset k \rightarrow iak$ (昔 A_2 ，舌、齒字)
- 9 耕 II ** $jeng \rightarrow ji\emptyset ng \rightarrow jang$ (庚 II B_2) ?



- 15宵 **rehw→*riahw→au(肴)、**jehw→*jiahw→iau(宵A₁)
**ehw→*iahw→iu(蕭)
- 16卓 **rekw→*riakw→ok(覺)、**jekw→*jiakw→jak(藥C)?
**ekw→*iakw→ik(錫)
- 20歌_{II} **rer→*riar→a(麻_二)、**jer→*jiar→ia(麻_三A₁)
- 24介 **rel→*rial→ei(怪)、**jel→*jial→iai(祭A₁)、
**el→*ial→i(霽)
- 25薛 **ret→*riat→æt(話)、**jet→*jiat→iat(薛A₁)、
**et→*iat→i(屑)
- 26仙 **ren→*rian→æn(山)、**jen→*jian→ian(仙A₁)、
**en→*ian→in(先)
- 39荔 **rev→*rial→ei(怪)、**jev→*jial→iai(祭A₁)、
**ev→*ial→i(霽)
- 40帖 **rep→*riap→æp(洽)、**jep→*jiap→iap(葉A₁)、
**ep→*iap→ip(帖)
- 41添 **rem→*riam→æm(咸)、**jem→*jiam→iam(鹽A₁)
**em→*iam→im(添)
- a — 4魚_I *ah→o(模)、*rah→a(麻_二)、*jah→jo(魚C)、
*jah→juo(虞C,唇音字)、*lah→ja(麻_三B₂)
- 5鐸_I *ak→ak(鐸)、*rak→ak(陌_二)、*jak→jak(藥C)、
*lak→jak(陌_三B₂,喉、牙、唇字)、*lak→iak(昔A₂,舌、齒字)
- 6陽 *ang→ang(唐)、*rang→ang(庚_二)、*jang→jang(陽C)、
*lang→jang(庚_三B₂)
- 13豪 *ahw→au(豪)、*rahw→au(肴)、*lahw→jau(宵B₁)
- 14沃 *akw→ok(沃,喉、牙、唇字)、*akw→ak(鐸、舌、齒字)、
*rakw→ok(覺)、*jakw→jak(藥C)
- 20歌_I *ar→a(歌)、*lar→je(支B₁)
- 21廢_I *al→ai(泰)、*ral→ai(夬)、*jal→jai(廢D)、
*lal→jai(祭B₁)
- 22月_I *at→at(曷)、*rat→at(鎋)、*jat→jat(月D)、*lat→jat
(薛B₁)
- 23元_I *an→an(寒)、*ran→an(刪)、*jan→jan(元D)、*lan→jan
(仙B₁)
- 36蓋 **av→*al→ai(泰)、**rav→*ral→ai(夬)、**jav→*jal→

- jai (廢_D)、** lav→*lal→jai (祭_{B₁})
- 37 盍 *ap→ap (盍)、*rap→ap (狎)、*jap→jap (業_D)、
*lap→jap (葉_{B₁})
- 38 談 *am→am (談)、*ram→am (銜)、*jam→jam (嚴_D)、
*lam→jam (鹽_{B₁})
- o—1 之_I **oh→*əh→əi (哈、灰)
roh→*rəh→ei (皆)、joh→*jəh→ju (尤_C，唇音及圓唇喉、牙字)、
loh→*ləh→ji (之_{B₁})、loh→*ləh→jei (脂_{B₁}，唇音及圓唇喉、牙字)
- 2 職 **ok→*ək→ək (德)、**rok→*rək→ək (麥)、
**jok→*jək→juk (屋_{≡C} 唇音及圓唇喉、牙字)、
**lok→*lək→jik (職_{B₂})
- 3 蒸 **ong→*əng→əng (登)、**rong→*rəng→əng (耕)、
**jong→*jəng→jung (東_{≡C} 唇音及圓唇喉、牙字)、
**long→*ləng→jing (蒸_{B₂})
- 10 幽_I **oh^w→*əh^w→au (豪)、**roh^w→*rəh^w→au (肴)、
joh^w→*jəh^w→ju (尤_C)、loh^w→*ləh^w→jeu (幽_{B₂})
- 11 覺_I **ok^w→*ək^w→ok (沃)、**rok^w→*rək^w→ok (覺)、
**jok^w→*jək^w→juk (屋_{≡C})
- 12 中 **ong^w→*əng^w→ong (冬)、**rong^w→*rəng^w→ong (江)、
**jong^w→*jəng^w→jung (東_{≡C})
- 27 微_I **ol→*əl→əi (哈)、**rol→*rəl→ei (皆)、
jol→*jəl→jei (微_D)、lol→*ləl→jei (脂_{B₁})
微_{II} **or→*ər→ua (戈_↑)、**lor→*lər→jue (支_{B₁↑})
- 28 物 **ot→*ət→ət (沒)、**rot→*rət→ət (詰)、
jot→*jət→jət (迄_D)、lot→*lət→jet (質_{B₁})
- 29 文 **on→*ən→ən (文)、**ron→*rən→ən (山)、
jon→*jən→jən (欣)、lon→*lən→jen (真_{B₁})
- 33 東_I **ov→*əl→əi (代)、**rov→*rəl→ei (怪)、
**lov→*ləl→jei (至_{B₁})
- 34 緝_I **op→*əp→əp (合)、**rop→*rəp→əp (洽)、
**lop→*ləp→jep (緝_{B₂})
- 35 侵_I **om→*əm→əm (覃)、**rom→*rəm→əm (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余 迺 永

- **jom → *jəm → jung 東_{三C} 唇音字)、 **lom → *ləm → jem (侵_{B₂})
- u₁₇侯 *uh → u (侯)、 *juh → juo (虞_C)
- 18屋 *uk → uk (屋₋)、 *ruk → ɔk (覺)、 *juk → juok (燭_D)
- 19東 *ung → ung (東₋)、 *rung → ɔng (江)、 *jung → juong (鍾_D)
- 20歌_{II} **ur → *uar → ua (戈₋, 舌、齒字)、 **jur → *juar → jue (支_{合B₁}, 喉、牙、唇字)、 **jur → *juar → iue (支_{合A₁}, 舌、齒字)
- 21廢_{II} **ul → *ual → uai (泰_合)、 **rul → *ruai → uai (尖_合)、 **jul → *jual → juai (祭_{合B₁}, 喉、牙、唇字)、 **jul → *jual → iuai (祭_{合A₁}, 舌、齒字)
- 22月_{II} **ut → *uat → uat (末)、 **rut → *ruat → uat (鑑_合)、 *jut → juat (薛_{合B₁}, 喉、牙、唇字)、 **jut → juat → iuat (薛_{合A₁}, 舌、齒字)
- 23元_{II} **un → *uan → uan (桓)、 **run → *ruan → uan (刪_合)、 *jun → juan (仙_{合B₁}, 喉、牙、唇字)、 **jun → *juan → iuan (仙_{合A₁}, 舌、齒字)

下列(1)至9表係諧聲至《詩》韻以迄中古各個音系及其語音徵性表：

(1) 諧聲四十一部所包中古三等韻表：

元音	i			e			a						o				u						
介音	j			j			j			l			j				j						
尾	韻目	純	銳	韻目	純	銳	韻目	純	銳	純	銳	韻目	純	銳	純	銳	純	銳	韻目	純	銳		
-h	(7佳)	交A ₁		(4魚)II		麻 _{三B₂}	(4魚)I		魚C		麻 _{三B₂}	(1之)I	[尤C	之B ₂]C	[脂B ₁ 、之B ₂]B ₂			(17灰)		噀c			
-k	(8錫)	昔A ₂		(5鐸)II	[陌 _{三B₂} 、	屑 _{三A₁B₂}]	(5鐸)I		藥C		[陌 _{三B₂} 、	昔 _{三A₁B₂}]	(2職)	[屋 _{三C}	職B ₂]C	職B ₂			(18屋)		獨c		
-ŋ	(9耕)I	清A ₂		(9耕)II	庚 _{三B₂} ?		(6陽)		陽C		庚 _{三B₂}	(3蒸)	[東 _{三C}	蒸B ₂]C	蒸B ₂			(19東)		鍾c			
-h ^w	(10幽)II	幽A ₁ ?		(15宵)		宵A ₁	(13豪)				宵B ₁	(10幽)I		尤c		幽B ₂							
-k ^w				(16卓)		藥C?	(14沃)		藥C			(11覺)I		屋 _{三C}									
-ŋ ^w												(10巾)		東 _{三C}									
-r	(30脂)II	交A ₁		(20歌)III		麻 _{三A₁}	(20歌)I		麻 _{三A₁}		支B ₁	(27微)II							支B ₁ 、合	(20歌)III		支合	
-l	(30脂)I	脂A ₁		(24介)		祭A ₁	(21廢)I	[廢D	祭B ₁]D		祭B ₁	(27微)I	[微D	脂B ₁]D		脂B ₁			(21廢)II		祭合		
-t	(31質)	質A ₁		(25薛)		薛A ₁	(22月)I	[月D	薛B ₁]D		薛B ₁	(28物)	[欣D	質B ₁]D		質B ₁			(22月)II		薛合		
-n	(32眞)	眞A ₁		(26仙)		仙A ₁	(23元)I	[元D	仙B ₁]D		仙B ₁	(29文)	[迄D	眞B ₁]D		眞B ₁			(23元)II		仙合		
-v	(33求)II	至A ₁		(39蒸)		祭A ₁	(36蒸)	[廢D	祭B ₁]D		祭B ₁	(33求)I				至B ₁							
-p	(34職)II	緝A ₁ ?		(40估)		藥A ₁	(37蒸)	[藥D	藥B ₁]D		藥B ₁	(34緝)I				緝B ₂							
-m	(35侵)II	侵A ₁ ?		(41添)		鹽A ₁	(38談)	[嚴D	鹽B ₁]D		鹽B ₁	(35侵)I	[東 _{三C}	侵B ₂]c		侵B ₂							

表例：

1. 凡諧聲已不能分之 I、II、III 組，以第 I 組為主要部分。
2. [] 號內乃上古該部接 j 介音或 l 介音之喉、牙、唇（鈍聲grave initials，或稱低沉性輔音）與舌，齒（銳聲acute initials，或稱尖峭性輔音）兩系輔音聲母於中古分入之韻目。如：

(23元)[元_D仙_{B₁}]_D。謂元部原接 j 介音一組，其喉、牙、唇字入中古 D 類元韻，舌、齒字與上古原接 l 介音入中古 B₁ 類仙韻者混；蓋就音位分配言，D 類上古無本舌、齒音之理由。
3. 凡鈍、銳兩系聲母不分入中古兩韻者，填入正中位置。
4. 凡開、合口分韻者，舉開口韻目以賅其合口；如物部開口欣韻 D 類包括同類合口之文韻。
5. (20) 歌_{II}之麻_三僅舌、齒字且應屬 A₁ 類，與(4) 魚_I之麻_三 B₂ 類舌、齒字中古相混。
6. 魚、鐸、陽三部之分 I、II 兩組，乃其第 I 組所屬 C 與 B₂ 兩類三等韻於諧聲雖已無法細分；然兩類聲母同時五音具足，有異 ə、a 元音之 B₁ 與 D 類組合，獨 B₁ 類可五音具足，D 類僅保留鈍音聲母之情況。是此兩組極可能有不同來源，如幽部之分 I、II 兩組者。
7. 附表(B) ji 所以剔除幽、緝、侵三部第 II 組，由附表(A) ji 韻類之宵、卓與怙、添四部取代。一則 u 元音當排斥圓唇喉、牙輔音韻尾類，宵等四部必須另作安排。幽、緝、侵三部三等韻既於早期韻圖列圍及切下字歸類俱疑似 B₁ 類，諧聲復去古綿遠，難予辨析之故。然幽、緝、侵三部上古既具一二三等，復出現肇自高元音分裂之中古四等韻類，即其元音當有高元音與非高元音兩種來源；伴隨此四等韻類之三等韻又必屬唇音，中古保持重唇，且韻圖以其喉、牙、唇字列四等之 A₁ 類，而幽、緝、侵三部第 II 組之情況的確如此，是以三部仍分 I、II 兩組。
8. 歌_{II}之麻_三雖同部不出現四等韻類，惟同系介、薛、仙三部三等俱屬 A₁ 類；歌_I之支 B₁ 復如介等三部有、月、元、三部之 B₁ 類以為對應，故訂歌_{II}之麻_三屬 A₁ 類。連上例 7 之幽、緝、侵三部第 II 組於中古另標成 A₁、B₂ 一組三等韻，以與諧聲尚能辨識 A₁、B₁ 兩類重紐之三等韻分別。
9. 33 東、36 蓋、39 荔乃就諧聲新析，所屬入、陽二部因之順延成四十一部，附表(A)(B) 僅列三十八部。

(2)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及中古元音表：

中古八元音之排列經音位處理，\ 斜線屬內轉諸韻元音範圍，反之即屬外轉；/ 斜線為唇音變輕唇諸韻元音範圍，反之不變。∞ 線謂內轉兼唇音變異諸韻，空格謂外轉兼唇音不變輕唇諸韻之元音範圍。二、四等獨見外轉，故內、外轉之對比專指一、三等而

言；i、e、ə、o四元音兼入內轉及外轉，u元音單見內轉，æ、a、ɑ三元音僅出現於外轉。

又《詩經》時代之元音系統尚有ia、ia、ua三複元音。

元音	諧聲						詩韻						中古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口腔前後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唇形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展	圓
舌位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前		央		後	
高																		
中																		
低																		

(3) 中古內、外轉各等韻類所屬元音表：

內轉	元音	i	e	ə	u			
	等類	3B ₂	3A、3B	1、3D	1、3C	1、3C		

外轉	元音	i	e	ə	æ	a	ɑ	o
	等類	4	2	1	2	2、3A、3B	1、3C、3D	2

(4)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及中古元音之語音徵性 (feature) 表：

為精簡元音徵性，剔除其羨餘部分 (redundancy)，諧聲 i、e、a、o、u 五元音重組如下：

i u
e a o

徵性：〔±high〕高(+)或非高(-)
 〔±back〕後(+)或非後(-)
 〔±round〕圓唇(+)或非圓唇(-，即展唇)



	high	back	round
i	+	—	—
e	—	—	—
a	—	+	—
o	—	+	+
u	+	+	+

元音 i、u 與 e、a、o 用高與非高分別，簡略〔±low〕低與非低徵性；i、e 與 a、o、u 用後與非後分別，無需有〔±front〕前與非前徵性；移元音 a 與 e、o 同列，而以圓唇與非圓唇分別 a、o，非後與後分別 e、a，則可省除〔±central〕央與非央徵性。

《詩經》時代 i、ə、a、u 四元音之徵性重組如下：

	i	u
	ə	a
徵性：	high	back
i	+	—
ə	—	—
a	—	+
u	+	+

以 ə 屬非低〔-low〕元音，故 a 毋須寫成〔+low〕元音，ə、a 二者用非高徵性〔-high〕與 *i 元音分別即可；而 ə、a 本身，因減省非低或低〔±low〕之不同，故移 *a 屬後元音一類，即可與 ə 元音分別。

中古 i、e、æ、ə、a、u、o 八元音之徵性除上古所具是否屬高、後及圓唇三項，尚增低或非低〔±low〕，央或非央〔±central〕兩種；前者為 æ 與 e、a 與 ə，後者為 ə 與 e、a 與 æ 之分別而設：

	high	low	central	back	round
i	+	—	—	—	—
e	—	—	—	—	—
æ	—	+	—	—	—
ə	—	—	+	—	—
a	—	+	+	—	—
a	—	+	—	+	—
u	+	—	—	+	+
o	—	—	—	+	+

(5)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及中古介音表：

韻等	上古	介音		中古	介音	
	呼類	開	合	呼類	開	合
一		-ϕ-	-ϕ-		-ϕ-	-u-
二		-r-	-ϕ-		-ϕ-	-u-
三				A	-i-	-iu-
	A. C. D	-j-	-ϕ-	A. C. D	-j-	-ju-
	B	-l-	-ϕ-			
四		-ϕ-	-ϕ-		-ϕ-	-u-

按上古《詩經》時代於中古屬A類之三等韻其時接iə或ia複元音。蓋iə自諧聲時代i元音之接圓唇喉、牙音韻尾或唇音韻尾韻類分裂，ia即由諧聲時代之e元音韻類分裂者；諧聲時代u之分裂成《詩經》時代之ua，則僅見帶舌尖音韻尾韻類，即《詩經》時代以a為主要元音之歌、祭、月、元四部合口。詳下文。

(6)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及中古介音之語音徵性表：

- 徵性：〔±trill〕顫音(+)或非顫音(-)
 〔±lateral〕邊音(+)或非邊音(-)
 〔±palatal〕顎音(+)或非顎音(-)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 r、j、l 三介音：

	trill	lateral	palatal
r	+	-	-
l	-	+	-
j	-	-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中古 j、i、u 三介音 (i=y, u=w) :

	palatal	sonant	round
j	+	-	-
i	-	+	-
u	-	+	+

(7) 上古音諧聲、《詩》韻兩期及中古聲母或韻尾各類輔音徵性表 (喉、牙音=K, 圓唇喉、牙音=K^w, 舌、齒音=T, 唇音=P) :

徵性：〔±grave〕鈍音(+)或非鈍音(-)
〔±labial〕唇音性(+)或非唇音性(-)
〔±anterior〕齦前音(+)或非齦前音(-)

	grave	labial	anterior
K	+	-	-
K ^w	+	+	-
T	-	-	+
P	+	+	+

按鈍音徵性可省除〔±acute〕銳音(+)或非銳音(-)徵性。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8)中古韻母表

轉	類	等別	開			合		
			韻目	高本漢	本文	韻目	高本漢	本文
外	果	一	歌笏箇	ǝ61	a	戈果過	uǝ64	ua
		三 C	戈		ja	戈		jua
假	三	A1	麻馬碼	a62	a	麻馬碼	wa65	ua
		B2	麻馬碼	ja63	ia			
			麻馬碼	ja63	ja			
內	遇	一	模姥暮	uo131	o	虞麌遇	iu133	juo
外	蟹	一	泰	ǝi45	ai	泰	wǝi53	uai
		二	哈海代	ǝi46	ai	灰賄隊	wǝi54	uai
			佳蟹卦	ǝi47	aei	佳蟹卦	wǝi55	uaei
		三	皆駭怪	ǝi48	ei	皆 怪	wǝi56	uei
夬	ai(?)49		aj	夬	waj(?)57	uai		
四	A1	祭	jai50	iai	祭	jwǝi58	iuai	
	B1	祭	iai50	jai	祭	jwǝi58	juai	
	D	廢	jai51	jai	廢	jwǝi59	juai	
		齊齊齊	iei52	i	齊 齊	iwei60	ui	
內	止	A1	支紙寘	(j)ie126	ie	支紙寘	(j)wiq129	iue
		B1	支紙寘	(j)ie126	je	支紙寘	(j)wiq129	jue
		A1	脂旨至	(j)ii124	iei	脂旨至	(j)wi128	iuiei
		B1	脂旨至	(j)ii124	jei	脂旨至	(j)wi128	juei
		D	之止志	(j)ii125	ji			
外	效	一	豪皓號	ǝu41	au			
		三	肴巧效	au42	au			
			宵小笑	jau43	iau			
		B1	宵小笑	jau43	jau			
內	流	四	蕭筱嘯	ieu44	iu			
		三	侯厚候	ǝui34	u			
			幽	ǝui36	ieu			
			尤有有	ǝui36	ju			
外	咸	一	談敢闞(盍)	ǝm[ǝp]25[26]	ǝm[ǝp]			
		二	覃感勘(合)	ǝm[ǝp]27[28]	ǝm[ǝp]			
			銜檻鑑(狎)	ǝm[ǝp]29[30]	ǝm[ǝp]			
		A1	咸諫陷(洽)	ǝm[ǝp]31[32]	ǝem[ǝp]			
三	鹽琰黠(業)	jǝm[iǝp]33[34]	iam[iǝp]					
	D	鹽琰黠(業)	jǝm[iǝp]33[34]	jam[jǝp]				
四	嚴儼釅(業)	jǝm[iǝp]35[36]	iam[iǝp]	凡范梵(乏)	jwam[iwǝp]39[40]	juam[juǝp]		
	添忝添(帖)	iem[iǝp]37[38]	im[iǝp]					
內	深	A1	侵寢沁(緝)	jǝm[jǝp]105[106]	iem[iǝp]			
		B2	侵寢沁(緝)	iam[jǝp]105[106]	jem[jǝp]			
外	山	一	寒旱翰(盍)	ǝn[ǝt]1[2]	ǝn[ǝt]	桓緩換(末)	uǝn[uǝt]13[14]	uan[uǝt]
		二	刪清諫(諫)	ǝn[ǝt]3[4]	ǝn[ǝt]	刪清諫(諫)	wǝn[wǝt]15[16]	uan[uǝt]
			山產禡(點)	ǝn[ǝt]5[6]	ǝen[ǝt]	山產禡(點)	wǝn[wǝt]17[18]	uoen[uǝet]
		三	仙獮線(薛)	ǝn[iǝt]7[8]	ian[iǝt]	仙獮線(薛)	jwǝn[jwǝt]19[20]	iuan[iuǝt]
D	仙獮線(薛)		ǝn[iǝt]7[8]	jan[jǝt]	仙獮線(薛)	jwǝn[jwǝt]19[20]	juan[juǝt]	
四	元阮願(月)	ǝn[iǝt]9[10]	jan[jǝt]	元阮願(月)	jwǝn[jwǝt]21[22]	juan[juǝt]		
	先銑霰(屑)	ǝn[iǝt]11[12]	in[iǝt]	先銑霰(屑)	jwǝn[jwǝt]23[24]	uin[iuǝt]		
內	臻	一	痕很恨	ǝn91	ǝn	魂混恩(沒)	uǝn[uǝt]98[99]	uǝn[uǝt]
		三	臻 [禡]	ǝn96[97]	en[ǝt]	諄準稕(術)	juǝn[juǝt]100[101]	iuen[iuǝt]
			眞軫震(質)	ǝn[iǝt]92[93]	ien[iǝt]	眞軫震(質)	iwǝn104	juen[juǝt]
		D	眞軫震(質)	ǝn[iǝt]92[93]	jen[jǝt]	文吻問(物)	iuǝn[iuǝt]102[103]	juan[juǝt]
外	宕	一	唐蕩宕(鐸)	ǝng[ǝk]66[67]	ǝŋ[ǝk]	唐蕩宕(鐸)	wǝng[wǝk]70[71]	uǝŋ[uǝk]
		C	陽養漾(藥)	ǝng[ǝk]68[69]	ǝŋ[jǝk]	陽養漾(藥)	iwǝng[iwǝk]72[73]	juǝŋ[juǝk]
梗	三	A1	庚梗映(陌)	ǝng[ǝk]76[77]	ǝŋ[ǝk]	庚梗映(陌)	wǝng[wǝk]86[87]	uǝŋ[uǝk]
		B2	耕耿靜(麥)	ǝng[ǝk]74[75]	ǝŋ[ǝk]	耕 (麥)	wǝng[wǝk]84[85]	uǝŋ[uǝk]
		四	庚梗映(陌)	jǝng[jǝk]80[81]	jan[jǝk]	庚梗映(陌)	jwǝng89	juǝŋ[juǝk]
			清靜勁(昔)	jǝng[jǝk]78[79]	jǝŋ[jǝk]	清靜 (昔)	jwǝng88	huǝŋ[huǝk]
內	曾	一	青迥徑(錫)	ǝng[ǝk]82[83]	ǝŋ[ǝk]	青迥 (錫)	iwǝng[iwǝk]90[90a]	uiŋ[uiǝk]
		B2	登等嶝(德)	ǝng[ǝk]107[108]	ǝŋ[ǝk]	登 (德)	wǝng[wǝk]111[112]	uǝŋ[uǝk]
外	江	三	蒸拯證(職)	jǝng[jǝk]109[110]	jǝŋ[jǝk]	蒸 (職)	jwǝng[jwǝk]113	juǝŋ[juǝk]
		江講絳(覺)	ǝng[ǝk]122[123]	ǝŋ[ǝk]				
內	通	一	東董送(屋)	ung[uk]114[115]	uŋ[uk]	冬腫宋(沃)	uǝng[uǝk]116[117]	uo[uǝk]
		C	東 送(屋)	juŋ[juk]118[119]	juŋ[juk]	c 鍾腫用(櫛)	jwǝng[jwǝk]120[121]	juǝŋ[juǝk]

(9) 中古聲母表：

部 位		方 法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全清	全濁
		重唇音	輕唇音						
唇 音	重唇音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輕唇音	非 p(j)	敷 p'(j)	奉 b(j)	(微 m(j))				
舌 音	舌頭音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舌上音	知 t	徹 t'	澄 d	(娘 n)				
齒 音	齒頭音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正齒音	莊 tʂ	初 tʂ'	牀 dʂ		疏 ʂ	(俟 ʒ)		
		照 tʂ	穿 tʂ'	神 dʂ		審 ʂ	禪 ʒ		
牙 音	見 k	溪 k'	羣 g	疑 ɲ					
喉 音	影 ʔ	曉 x	匣 ɣ	爲 ɣ(j) 喻 j					
半 舌 音				來 l					
半 齒 音					日 r				

按《切韻》重唇與輕唇不分，中古後雙唇音之變唇齒音繫於韻母有 j 介音且主要元音不屬展唇之前、高元音兩項條件。()號內之微、娘、俟三母實際可與明、泥、邪不分。又顧野王《原本玉篇》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有禪無神、《玉篇》爲、匣二母不分。唐代字母家三十六母莊、照二系並稱正齒音照、穿、牀、審、禪、爲、喻二母亦不分故云。

三

一九八二年秋，余赴日本東京參與第十三屆國際語言學會議，於橋本萬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氏主持之漢藏語系研究小組宣讀〈中古三等韻重紐之上古音來源及其音變規律 附論：上古之介音〉(The Origin and Phonological Rules of fan-chieh

Doublets-with a Discussion of Archaic Chinese Medials)³ 一文，提出附表(A) i、i、ə、a、u 五元音及 i、j 二介音之上古音系統。會中有認為此五元音體系，高元音已佔其三，頗異一般自然語言以中、低元音佔多數之情況；返港因寫就〈中古三等韻於上古有 *i、*j 二介音說〉(A hypothesis for the Archaic Chinese medials *i and *j corresponding to Ancient division III rimes)⁴，改用 i、ə、a、u 四元音。及 i、j 二介音之系統。見附表(B)。其法乃放棄高元音 i、u 均如高元音 i 之與 i 介音排斥一條，使 u 元音於 ju 韻類以外，另有 iu 韻類一組；然後措置 iu 於諧聲時代早變 ii，i 再分裂為 ia，致上升復元音之前一部分與 i 介音溶合。不但可省卻原擬 ji 一組韻類(比較表(A) i 與表(B) iu 韻類)，而各個適切以 i 元音演繹其中古 A₁ 類重紐三等韻音變規律之上古韻部並得合理解釋；如介、薛、仙三部之 **ii → *ia 韻類，可與 a 元音廢月、元三部 *ja → ja 及 *ia → ja (新訂 B 類三等韻字上古介音 i 改用 l 之理由，詳下文五) 二類通叶於《詩》韻時代，中古且匯集成 A₁、B₁ 類重紐三等韻。同時 ii 與 iu 兩類音位復堪互補，是《詩經》音系所包主要元音仍可用 i、ə、a、u 四者，加 iə、ia、ua 三後響復元音如李方桂先生系統⁵ 足矣。

不過，此法僅照顧上古三等韻⁶ 韻類而根本忽視二等韻之衝突；如 i 元音介、薛、仙三部與 a 元音廢、月、元三部，其二等韻有怪、詰、山與夫、鎋、刪對立。假設 ii 乃諧聲時代或稍前之 iu 所變，介等三部中古祭、薛、仙三韻 A₁ 類之上古音固可得其來源；然二等 ru 已因 u 元音之分裂而為 rua，入廢、月、元三部合口夫、鎋、刪組，介等三部之怪、詰、山組遂不免落空。加上 u 根本不足以為介、薛、仙三部四等韻類之主要元音，更遑論其足為四等開口韻類之主要元音；僕、屋、東三部及廢、月、元三部合口所以均無四等，正以此故。

夫同期擬音變化轉換之假設越多，其可信性越少；況上古介音於 r 外，另有介音 l、j 二者尚涉及中古三等韻 B₁、D 兩類何故不若 A₁、A₂、B₂ 及 C 四類三等韻之五音具足？蓋就歌_I *lar (一je) 中古入支韻 B₁ 類，其舌、齒字與來自支部 *ji (一ie) 之支韻 A₁ 類同音為例，足見上古三等 B₁ 類本不乏舌、齒字；中古 A₁、B₁ 類喉、牙、唇字始具重紐，乃鈍音聲母 (grave initials: 喉、牙、唇字) 與銳音聲母 (acute initials: 舌、齒字)

3 是篇已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三卷頁71-110, 1982。本文乙(一) D 經予修訂。

4 登載於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Computation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學報第二十一期 pp. 139-148, February, 1983。

5 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1971年《清華大學學報》新九卷，頁1-61。又1980北京：商務印書館重排本。

6 上古無所謂三等，此為方便討論，指原接 l 或 j 介音入中古三等韻者；下文所謂二等，指原接 r 介音入中古二等韻者。下文同。

起不同分化之結果。此點，參驗上古同部有以喉、牙、唇與舌、齒兩系聲母變入中古不同韻類，如魚_{II}部三等喉、牙、唇字中古入B₂類陌_{II}韻，舌、齒字入A₂類昔_{II}韻之例；可以相信中古i、j介音遇舌、齒字音韻無別。循此復足供論斷舌、齒字或得同化後隨之j介音使其尖銳化(acutalisation)，故《詩經》時代同部有l、j兩類介音之韻部，中古屬D類三等韻之j介音舌、齒字先讀如同部中古屬B₁類三等韻之l介音韻類。兩漢時l、j兩類介音分別使元音作前推與後移之結果，二者音位自介音之辨認已轉而由不同元音所替代，l遂成爲j介音之同位音；至中古與由《詩經》時代後響復元音**iə*、**ia*接j介音韻類而終將前置j介音排斥成帶l介音之A類字合組A₁、B₁類重紐三等韻，B₁類舌、齒字遂又向A₁類者屬入。是以中古與A₁類同韻之B₁類，其舌、齒字兼源於D類，故B₁類猶D類驟視之若獨有喉、牙、唇字也。與B₂類同部之C類，其中之、職、蒸、緝、侵⁷五部C類舌、齒字讀如上古同部之B₂類，變化相似。⁸獨見C類之覺、中、卓、沃及侯、屋、東等七部舌、齒字，上古既不備B₂類者可供屬入，中古自五音具足；且亦因起始即不出現l、j兩種對比介音韻類，其舌、齒字中古遂不必擬i介音，反與喉、牙、唇字保有之j介音韻類成對比音位。中古A類三等韻全體聲母悉擬i介音韻類更無論矣。

至於魚、鐸、陽與幽四部舌、齒字不入B₂類，仍居C類三等韻之理由。如維持五元音說，以上古**la*之B₂類中古麻、陌、昔、庚諸二、三等同韻韻類，上古有***ji*—*jia*（即下文新訂之***je*—**jia*）另一來源，問題已足應付。否則，何以四元音系統ju之侯、屋、東三部C類虞、燭、鍾三韻舌、齒字，不入iu之魚_{II}、鐸_{II}、陽_{II}三部B₂類麻、陌、昔、庚諸韻，一若*ə*元音之、職、蒸三部C類（**je*）尤、屋、東三韻舌、齒字之入同部B₂類（**lə*）之、職、蒸三韻，中古猶五音具足？而幽部所以爲舌、齒字上古同部有l、j兩組韻類，中古入i介音韻類之例外變化；亦得援引五元音系統，疑中古幽韻有源自上古i元音***jih^w*—**jiəh^w*—*ieu*之三等韻A₂類，遂不與幽部屬C類之尤韻屬雜，韻圖幽韻入四等可參證。反觀四元音系統，即*jih^w*經爲宵部中古A₁類宵韻所佔用。

ɿ元音既本就收舌音尾之脂、質、眞與介、薛、仙二系衝突，依照A類來自上古高元音之準則，再根據央元音易起轉化，配以擬訂高元音與介音i排斥，僅可接j介音及高元音分裂音理四點；說明ɿ元音諸部三等韻如何獨見，又ɿ元音諸部所以於《詩經》時代悉入a元音諸部（***i*—**ia*）⁹，合成《詩》韻三十一部之理由。否則，除指ɿ、a元音諸部原屬不同韻尾，亦即在一般如上舉-*h*至-*m*十三項韻尾以外之可能某種韻尾，甚至複輔音韻尾；或所謂ɿ元音諸部固本a元音韻類，甚至非a元音韻類而具某一複輔音聲母者，因a或非a元音韻類受此複輔音之後置輔音影響，故有不同分化，始能勉強

7 緝部無相當之中古三等韻C類，此據與侵部相承而入。

8 幽_I部相當B₂類之幽韻，其舌、齒字反入屬C類之尤韻。

9 唯一例外係耕_{II}入原屬**i*（—*iə*）元音之耕_I。

解釋。然二法均難顧及整體音系之架構，且乏實際語言之具體證據，更不若 \dot{i} 元音之便捷，此目下復用五元音系統故也。¹⁰

新訂以元音 e 調換 \dot{i} 者。 e 雖不如 \dot{i} 之為高元音，然同屬前元音；且 e 既非低元音，則有分裂為 ia 之可能。不過，以元音 e 調換原擬元音 \dot{i} 之先，必需考慮央元音 \emptyset 可否易作 o ，構成對稱之 i 、 e 、 a 、 o 、 u 五元音系統；否則，雖減少高元音對中及低元音數量多寡比例， i 、 e 、 \emptyset 、 a 、 u 元音系統於前與後及展唇與圓唇元音之配搭關係仍失均衡。

按《詩經》時代原擬 \emptyset 元音之、職、蒸、幽、覺、中、微_{II}、微_I、物、文及緝、侵等十一部（詳上表），內幽、覺、中並侵四部帶 j 介音之三等 C 類尤、屋_{III}、東_{III}（學平以賅上、去，下同）於中古至現代方言，其主要元音大體均屬圓唇元音 o 或 u ；如「尤」、「冬」二字各方言區代表方言讀例：陽平聲尤字太原及梅縣讀陰平，南昌讀陰去。冬字一律讀陰平。

尤	尤韵羽求切	iou	iou	iou	iou	iou	iəu	ivw	iɔY	ɦiau	iyu	iv	iu	jiu	jau	iu	iu	ieu	
例字	方言區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漢口	成都	揚州	蘇州	溫州	長沙	雙峯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潮州	福州	
冬	冬韵都宗切	tun	tun	ton	tun	ton	ton	təun	ton	ton	ton	taŋ	tun	tun	tvn	ton	taŋ	tuŋ	tɔyŋ

11

不過，根據原擬 \emptyset 元音系統。幽、覺、中三部 j 介音韻類入中古三等 u 元音之尤、屋、東韻，或由圓唇喉、牙音韻尾促成；而侵部唇音入東_{III}者，乃上古帶 j 介音之唇音聲母使元音後移為圓唇元音，次後且異化（dissimilation）其韻尾之結果。演變律：

/ 線左方乃變化現象，右方謂變化條件；—變為，+兩漢音。_出現位置，1.2.3... 為有先後程序之變化。

* $\emptyset \rightarrow u / j_h^w, k^w, \eta^w$ (尤、屋、東三韻)

1. * $\emptyset \rightarrow u / Pj_m$ (侵部)

2. + $m \rightarrow \eta / Pju_$ (東韻)

是以要繼續觀察之、職、蒸並微、物、文六部各類聲母於 C·B₂ 或 D·B₁ 兩種三等韻組合之分配情況與方言材料始能確定。

10 此處已寫成〈上古三十八部元音系統為 i 、 \dot{i} 、 \emptyset 、 a 、 u 五元音說〉。發表於香港《語文雜誌》第十一期，紀念趙元任先生專號。

11 《漢語方音字匯》，頁161、261。北大中文系語言學研究室編。

先看方言之材料。福建泉州話之、職、蒸三部讀後高展唇元音 u 之字例¹² (c 調號依平上去入由左下方順時針方向誌於四角； \ominus 號表示陽調， \circ 號為陰調)：

之部字：

滋	c tsu \circ	子	c tsu \circ	慈	c tsu \circ	字	tsu \ominus
思	c su \circ	伺	su \circ	詞	c su \circ	飼	su \ominus
輜	c tsu \circ	事	su \circ	史	c su \circ	士	su \ominus

職、蒸兩部字：

德	tuk \circ	特	tuk \circ	勒	luk \circ	則	tsuk \circ
登	c tu η	騰	c t'u η	能	c lu η	曾	c tsu η
賊	tsuk \circ	塞	suk \circ	刻	k'uuk \circ	墨	huuk \circ ¹³
層	c tsu η	僧	c su η	肯	c k'u η	恒	c hu η

福建廈門話微、物、文三部開口喉、牙字之讀後高圓唇元音 u 之字例¹⁴ (1、3、5 為陰調平、上、去，2、4、6 為陽調平、上、去)：

開	咍韻 苦哀切	khui 1	衣	微韻 於希切	ui 1	幾	尾韻 居緝切	kui 3
氣	未韻 去既切	khui 1	痕	痕韻 戶思切	hun 2	銀	真韻 語申切	gun 2
巾	眞韻 居銀切	kun 1	斤	欣韻 舉欣切	kun 1	近	隱韻 其謹切	kun 6

之、職、蒸三部帶 j ， l 介音韻類各種聲母於 C 與 B₂ 兩類三等韻之分佈。之部帶 l 介音之唇音及圓唇喉，牙字入中古脂韻合口 B₂ 類，故中古之韻不若職、蒸二韻兼有合口字；其帶 j 介音之舌、齒字即如職、蒸二部舌、齒字俱與帶 l 介音入中古三等 B₂ 類之、職、蒸三韻之舌、齒字混淆，一如微、物、文三部帶 j 介音入中古三等 D 類微、欣、迄三韻之舌、齒字俱與帶 l 介音入中古三等 B₂ 類脂、質、眞三韻之舌、齒字混淆情況 (中古脂、質、眞三韻舌、齒字且俱讀如其同韻重紐之 A₁ 類者)。然之、職、蒸三部帶 j 介音之唇音及圓唇喉、牙字入中古三等 C 類尤、屋、東三韻，不具開口喉、牙字 (唇音開，合口不對立，可以不論)，顯然之、職、蒸三部帶 j 介音喉，牙字之僅有一類，且係合口；乃元音如幽、覺、中並侵四部或屬圓唇，始能解釋其喉、牙字入中古三等 C 類 u 元音尤、屋、東三韻之原因。否則，之、職、蒸三部帶 l 介音韻類之喉、牙字既兼具圓唇與非圓唇兩類，則 j 介音韻類何得獨欠開口喉，牙字？此點，亦可由上古屬 u 元音之侯、

12 黃典誠：〈閩南方言中之上古音殘餘〉。《語言研究》1982年第2期頁172—187之頁182轉引。

13 目前泉州已讀tuk為ak，u η 為 η 。轉引自上註文頁187第2註。

14 William H. Baxter III (白一平)：Some Proposal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1-33之 pp. 9-10 轉引 31。

屋、東三部帶 j 介音韻類入中古合口虞韻 juo 及燭 jok、鍾 joŋ 二韻爲其佐證。微、物、文三部帶 j 介音韻類之具足圓唇與非圓唇兩類喉、牙字，或以所收舌音韻尾足使接圓唇元音之 j 介音韻類不排斥圓唇聲母之故。

至於 l 介音除幽 I 部因圓唇喉音韻尾及緝 I、侵 I 二部因唇音韻尾無法兼備圓唇喉、牙音聲母，微 II 部則適缺開口喉、牙字；之、職、蒸及微、物、文六部喉、牙字均具圓唇與非圓唇兩類。微、物、文三部 l 介音之舌、齒字且由圓唇元音促使，與上古圓唇喉、牙字同入中古合口韻母韻類；不過，此種因上古接圓唇元音致圓唇化而入中古合口之 T^w、T^sw 舌、齒二系聲母，與一般非圓唇之 T、T^s 舌、齒二系聲母不發生對比音位。如中古居合口之 pw 與 P 二系唇音聲母，無需分立圓唇與非圓唇兩類。

總言之，之、職、蒸及幽 I、覺 I、中、緝、侵等八部非舌尖輔音韻尾韻類，其 j 介音無法避免圓唇元音之排斥圓唇喉、牙音聲母，所屬非圓唇喉、牙音聲母遂與唇音字同入中古屬 u 元音之三等韻 C 類尤、屋、東三韻。之等八部連收舌尖輔音韻尾之微 II、微 I、物、文三部帶 l 介音韻類雖無此限制，然圓唇喉、牙字又不免與圓唇喉、牙音韻尾或唇音韻尾衝突，故足以兼備圓唇與非圓唇兩類喉、牙字之 l 介音韻類，厥惟之、職、蒸及微 I、物、文六部而已。

之、職、蒸三部本具圓唇元音既堪自其 j 介音韻類喉、牙字與所入中古韻目以資推斷，則泉州話之後高元音 u 極可能爲圓唇元音 u 或 o 之展唇化而成；微 II、微 I、物、文三部就其舌、齒字中古之入合口韻及廈門話於其開口字讀合口字例，亦當本具圓唇元音。不過，此擬元音作 o 而非 u 者，蓋照顧歌 III、廢、月、元四部合口有來自圓唇後高元音 u 分裂爲 ua 之韻類，故四部亦如微 II、微 I、物、文等之有中古合口舌、齒字；更重要之理由係：侯、屋、東三部不僅上古當具圓唇元音，且同部中古三等韻獨一類，與 i、e（即原擬之 i，詳下文）元音相似，正符高或前元音不接 l 介音之假定。

復次，由中古一類以上三等韻於上古同部出現之組合，可知 B₁ 類必與 D 類，B₂ 類必與 C 類；能獨霸上古一部之中古三等韻，厥惟 A (A₁ 及 A₂)、C 兩類，而 A 類尤其獨立。B 類如 B₁ 類之 13 豪、20 歌 I、27 微 II 合口，B₂ 類之 34 緝 I，乃 j 介音一組入中古之 D、C 類三等韻適無字，27 微 II B₁ 類且適無開口喉、牙字而已。根據現代方言擬構之《切韻》音系，上古諸部所見中古各等韻類之模式 (pattern)。內中具中古四等韻及三等韻 A 類之二三 A 四一組韻類元音每較其餘具中古一等韻及 B (B₁ 及 B₂)、C、D 三類三等韻之一二三 B₁、D、一二三 B₂、C、一二三 C 各組韻類元音爲前爲高，陰、陽、入均獨見三等韻 C 類之上古侯、屋、東三部，其元音又屬圓唇後高元音 u；換言之，不屬高元音或前元音，甚或圓唇後高元音一類之上古韻類，同部始得有兩類三等韻，且此兩類三等韻正爲中古後保持重唇與變輕唇之配搭。倘就傳統不論介音，凡主要元音及韻尾一致遂視作同韻，及接受李方桂先生謂輕唇音非、敷、奉、微等聲母與 j 介音相關之說法；¹⁵

15 同註 5，頁 22。

則同部兩類三等韻固由介音分別，其中保持重唇者帶 i (← *l) 介音，反之帶 j 介音。

今以 e 代 i，e 雖非高元音，然係前元音；設使上古前元音亦如展唇前高元音 i 及圓唇後高元音 u 之不接 l 介音，e 元音韻類魚_{II} 鐸_{II}、宵、卓、歌_{II}、介、薛、仙、荔、怙添諸部可與《詩經》時代 a 元音韻類魚_I、鐸_I、豪、沃、歌_I、廢_I、月_I、元_I、蓋、盍，談諸部合成魚、鐸、宵、藥、歌、祭、月、元、葉、談等，遂由諧聲四十一部轉而為《詩》韻三十一部。e 元音耕_{II} 之分裂為 ia，與耕_I 自 i 元音分裂者滙組耕部而非分裂為 ia 與陽部之 la 滙合，乃例外變化。之部於不接介音之中古咍、灰韻外，唇音另有入中古侯韻一組，亦可能由 *eh 分裂為 *iah 而非 *iah 入魚部之故。幸好魚_I、鐸_I、陽三部雖除中古 C 類三等魚、鐸、陽三韻外，尚有屬中古 B₂ 類三等之麻₁、〔陌₁昔₁〕、庚₁一組，因出現兩組對立舌、齒字而知其來自不同元音。然麻韻適無一等，庚韻又獨喉、牙、唇字；是不僅之部入中古一等侯韻之唇音足以藉此，陽部之庚₁ 及 B₂ 類庚₁ 或本單具 a 元音韻類，不必若麻、〔陌昔〕另有 e 元音分裂為 ie 者。

元音 o 於諧聲後期變 ə，結果與 i 元音之收喉、牙音韻尾及唇音韻尾韻類分裂為 ia 者合併，《詩經》時代幽、緝二系遂不別 I、II 兩組；而 i 元音收舌尖音韻尾韻類之脂系字，大抵於《詩經》前後始漸次分裂為 ia，故與 o 元音其時已變易為 ə 之舌尖音韻尾韻類微系字有約四分一通叶現象。

元音 i 分裂為 ia、e 分裂為 ia，相似例證有羌語北部方言單元音與南部方言複元音之對應；羌語南部方言複元音所以較北部方言為多，乃北部方言 i 於南部方言部分變 ie、ia、ye，北部方言 ə、a 於南部方言部分變 uə、ie，如¹⁶：

漢義	北部方言（麻窩）	南部方言（桃坪）
天（日）	si	sieɿ
心臟	sti:mi	xtieɿməɿ
肝	si	sieɿ
喝	thi	thieɿ
尿	bi	bieɿ
織（布）	titi	tiaɿtiaɿ
海	çi	çyeɿ
田	zə	zueɿ
腐爛	tsəqa	tsueɿqaɿ
汗、漆	xtçə	xtsuəɿ
山羊	tsha	tshieɿ
鋒利	tsha	tsieɿ

16 孫宏開：《藏緬語若干音變探源》。《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頁269—298之頁283—244。

u 之分裂為ua，如藏語同屬康方言之中甸話 *o → uo (*藏文擬音式轉寫)¹⁷：

尸首 *ro → ruo

奔子欄、德欽、舟曲三處 *o → uə：

門	*sgo → guə	└	} — 奔子欄話
表册	*tho → t'uə	└	
頭	*mgo → nkua	└	} — 德欽話
	*mgo → nguə	└	
九	*dgu → kua	└	} — 舟曲話
臉	*ŋo → nuə	└	

i 分裂成以央元音 ə 為主要元音之 ia，o 央化為 ə，可參考著名之藏語元音；、u 俱變 e 之央化規律。如安多方言夏河話及康方言鄉城話¹⁸

人	*mi → ŋə	} — 夏河話
纏	*dkri → tʂə	
船	*gru → tʂə	
十	*btɕu → tɕə	

油漆	*rtsi → tsə	} — 鄉城話
萬	*khri → tʂ'ə	
山歌	*glu → lə	
毛	*spu → pə	

康方言那曲話則 *i → ə *u → ø¹⁹

人	*mi → mə	} — 那曲話
刀	*gri → tʂə	
毛	*spu → pø	
水	*tɕhu → tɕ'ø	

17 瞿霏堂：〈藏語韻母之演變〉。《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頁250—268之頁253。

18 同註17文，頁253，又頁259—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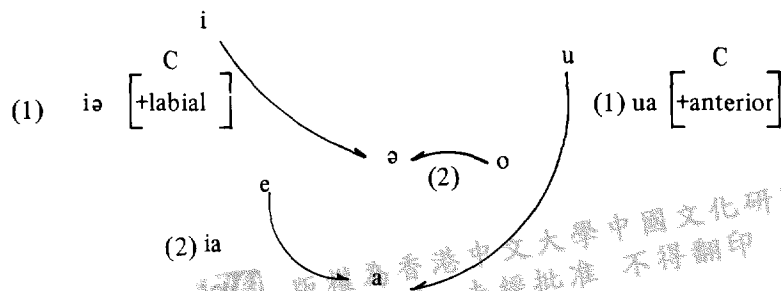
19 同註17文，頁253，又頁264。

顯然安多及康方言 *i、*u 合併為 ə 以前，有一分別央化階段：*i → ə，*u → φ / θ > ə；而《詩經》元音 ə 由 o 轉變，故無需先變 φ。又與 o 同為非高元音而屬展唇之 e 元音，《詩經》時代亦分裂成 ia 殆盡。可以推論漢藏語系之漢語支，其非高元音之變異雖不必較高元音 i、u 之轉化為速，然較全面；低元音 a 則均較高及非高元音穩定，迄《詩》韻仍不起變易。由是得解釋諧聲晚期 i 元音分裂所以僅限幽、緝二系，u 元音分裂限歌、祭系字之原因。

諧聲時代四十一部 i、e、a、o、u 五單元音系統，所以至《詩經》時代轉變成三十一部 i、ə、u、a 四單元音與 ia、ia、ua 三後響複元音之元音音系。其間演化規律（/ 線右方乃變化現象，左方乃變化條件。— 變為，— 出現位置，C 輔音，C^w 圓唇輔音，** 諧聲時代，* 《詩經》時代）：

**i	→ *i / —	{	h.k.ŋ	(佳、錫、耕 _I)
			r.l.t.n	(脂 _{II} 、脂 _I 、質、真)
	→ *iə / —	{	h ^w .k ^w .ŋ ^w	(幽 _{II} 、覺 _{II})
			v.p.m.	(庚 _{II} 、緝 _{II} 、侵 _{II})
**e	→ *ia / —		c.c ^w	(之 _{II} 、魚 _{II} 、鐸 _{II} 、耕 _{II} 、宵、卓、歌 _{II} 、介、薛、仙、荔、怙、添)
**a	→ *a / —		c.c ^w	(魚 _I 、鐸 _I 、陽、豪、沃、歌 _I 、廢 _I 、月 _I 、元 _I 、蓋、盍、談)
**o	→ *ə / —		c.c ^w	(之 _I 、職、蒸、幽 _I 、覺 _I 、中、微 _{II} 、微 _I 、物、文、庚 _I 、緝 _I 、侵 _I)
**u	→ *u / —		h.k.ŋ	(侯、屋、東)
	→ *ua / —		r.l.t.n.	(歌 _{III} 、廢 _{II} 、月 _{II} 、元 _{II})

上古諧聲至《詩》韻兩期元音變換圖：



(1)(2)指諧聲時期元音變異之次序，(1)之時代諧聲猶在初始階段；故僅依上古該部所包中古各等韻類之組合及其三等反切下字之是否有A、B兩類，分而為I、II甚或III組。據此，可知諧聲後期e元音韻類因悉數分裂，又元音o全部央化為ə之結果，e、o於《詩經》時代已不復存在。

四

《詩經》時代就諧聲時期i、e、u元音分裂而有之後響複元音iə、ia、ua與前置之介音r、j是否構成ri、ru、ji、ju²⁰等複介音之問題。

本來，複介音之擬設能否適合人類口腔之自然發音生理，仍屬疑問；即以古藏文音節主要元音前如此豐富之複輔音羣，尚缺乏複介音之描寫。若指此源於元音分裂之iə、ia、ua三者非後響複元音，而係雙響之真性複元音，更與漢藏語系共同以單一主要元音為音節內部核心結構之特性不符。然為體現諧聲時代四十一部元音i、e分裂之iə、ia，甚至由u元音分裂成之ua韻類，如何於《詩經》時代與a、ə(←**o)元音韻類匯組為三十一部？中古復能按其上古源自不同韻部之韻類或分或合，尤以三等韻重紐由諧聲至詩韻而中古乍合又分之音變規律，最使人煞費思量。

試舉原擬j、i介音之接o、a元音韻類與來自前元音i、e分裂之iə、ia複元音，與此類複元音之接j介音入中古三等韻A類者；如設想新分裂之i排斥j，並取代其介音地位，必將同時混淆原諧聲同部而入中古四等韻之韻類，及《詩經》時代同部而入中古三等韻B類(B₁、B₂)之韻類。如設想新分裂之i與j介音溶合仍作j，不僅無法辨析其與《詩經》時代同部而轉入中古三等韻D類之韻類；且違反上古j介音因促使元音後移，致中古C、D兩類三等韻唇音於中古漸趨輕唇化之音變規律，引起更多問題。如：

i元音ji韻類之：

(10) 幽_{II} **jih^w → *iəh^w 或 *jəh^w → ieu (幽A₁)
 **ih^w → *iəh^w → iu (蕭)

o元音io及jo韻類與其相當者：

(10) 幽_I **ioh^w → *iəh^w → jeu (幽B₂)
 **joh^w → *jeh^w → ju (尤C)

《詩》韻幽部

20 由u分裂為ua，所屬jua入歌、廢、元、月四部合口，《詩經》以後其舌、齒字始隨歌等四部舌、齒字入同部B₁類支、脂、質、真四韻，中古遂轉而為此重紐三等韻之A₁類舌、齒字，故三等合口B₁類上古複介音用ju而非iu。

e 元音ie韻類之：

(25) 薛 **jet → *iat 或 *jat → iat (薛_{B1})

**et → *iat → it (屑)

a 元音ia及ja韻類與其相當者：

(22) 月 **iat → *iat → jat (薛_{B1})

**jat → *jat → jat (月_D)

《詩》韻月部

故暫以自元音 i、e、u 分裂而有 iə、ia、ua 等後響複元音前之 j 介音，擬成 j iə、j ia、與諸聲時代不接任何介音而入中古四等之 iə、ia 韻類，保有一種形式上之寫法分別；擬 jua- 以屬諸歌_I、廢_I、月_I、元_I 等四部之合口韻類。中古屬三等韻 B 類 (B₁、B₂) 之上古 i 介音，今於諸聲及《詩》韻兩期均改用 l；避免自諸聲時代 i、e 元音分裂而來之 iə、ia 韻類與 a、o 元音之接 i 介音韻類，因《詩》韻同部 (即具足一至四等之幽、覺、緝、侵、宵、藥、祭、月、元、葉、談各部) 遂無法演繹二者分屬中古 A、B 類之音變條件。諸聲時代 u 元音收舌尖韻尾類分裂為歌、廢、月、元四部合口入中古二等之 rua-，及上舉幽等於《詩》韻時代同部而有 rə-、riə- 或 ra-、ria- 兩種入中古二等之韻類，其擬法準此，不贅。

又本文所以容忍用複介音之辦法，實尚持有認為所謂複介音之前置介音 r 或 j 可能係複輔音聲母之後置輔音一種看法；如反映十一世紀後半期緬甸語之緬文帶後置輔音 l、r、j 之複輔音，現代緬甸仰光話已讀成腭化輔音，j 之實際音值正向 i 介音接近。如²¹：

漢義	緬甸文	緬甸語 (仰光)
多	mjaṛ	mjaṛ (miaṛ)
草，鋒利	mrak	mjeṛṛ (mieṛṛ)
土地	ml.ε.ṛ (碑文)	mje.ṛ (mie.ṛ)
木盤	bjapṛ	bjapṛ (biaṛṛ)
完全地	braɪsɑṛṛ	bjapṛṛ (biaṛṛṛ)
席子	phja.ṛ	phja.ṛ (phia.ṛ)
散開，分叉	phra.ṛ	phja.ṛ (phia.ṛ)
蜂子	pjaṛ	pjaṛ (piaṛ)
斷	pratṛ	pjaṛṛ (piaṛṛ)
做	pluṛ (碑文)	pjuṛ (piuṛ)

同樣，複輔音聲母之後置輔音蛻變為介音，使元音變為帶介音之後響復元音（V—vV）亦本藏語韻母發展之主因；如衛藏嚴來方言之後置輔音 r、j 變 i 介音例（*號乃藏文擬音式轉寫）²²：

蛇	*sbrul	→	piuʌ
崖	*brag	→	p'iaʌ
搶	*phrog	→	p'iuʌ
做	*bjə	→	p'iaʌ
沙子	*bjemo	→	p'ieʌ moʌ
鳥、鷄	*bjə	→	p'iaʌ
一半	*phjed	→	p'ieʌ

四等因 i、e 元音分裂而有之 iə、ia 韻類，雖與 a、ə（— ** o）元音韻類合韻；由於 a、o 元音諸部不具四等，根本無復介音問題。至於《切韻》四等元音擬 i，蓋自諸聲 i、e 分裂成《詩》韻之 iə、ia，迄中古 iə、ia 又節縮而為 i 者；如中古 ie、ia 韻類字廣州話讀 i 元音之例：

支	章移切	tšie	→	tši	（陰平）；	脂	旨夷切	tšiei	→	tši	（陰平）；
宵	相邀切	siau	→	siu	（陰平）；						
鹽	余廉切	iam	→	jim	（陽平）；	葉	與涉切	iap	→	ip	（陽入）；
仙	相然切	sian	→	sin	（陰平）；	薛	私列切	siat	→	sit	（中入）；
清	七情切	tsiəŋ	→	ts'itŋ	（陰平）；	昔	思積切	siak	→	sik	（陰入）；

五

至於改前擬介音 i 為 l 之原因，可根據音理，試就漢藏語系內部音節結構及諸聲時代 a、o 元音同部而有 B₁·D 或 B₂·C 兩類三等韻組合所包鈍（grave）、銳（acute）二系聲母於中古之分配情況兩點以為說明。

考古藏語有 r、w、y、l 四類韻首。*r 清立本等已援引於上古二等韻。²³ w 除廢、月、元及祭、薛、仙六部無真正合口舌、齒字（六部合口舌齒字由 *u 元音分裂所成 *u → ua），唇音又無開、合對立；故李先生系統但擬圓唇喉、牙聲母以取代 *w 介音。

²² 同註17，頁253。又原文於各種假性複元音一律擬成 Vv。

²³ 見本書甲(二)A I. 介音。

y 於古藏文，一為聲母寫作 ω ，稱 ya；加詞頭 g- 輔音，如 g-yog-po ‘僕人’。一為介音，用連字體 (ligature) 作 ω ，寫於其他聲母之下，稱 ya btags；可出現名根聲母 g 後，如 gyog-po ‘魯純’ 的與 ‘僕人’ 例對比。Miller (1955: 295-296; 1958: 193)²⁴ 以聲母 y 為半元音 i (Semivowels i)，介音 y 為具顎化作用之音位 /j/ (Phoneme of palatization [sic])。

龔煌城 (1977: 205-228)²⁵ 以聲母 y (i) 原係喉塞聲 + y，遇加詞頭 s- 成使動式轉換為 k，加詞頭’- (a-chung) 成現在式為 kh，加 g- 保持原有喉塞聲；故古藏文 y 惟一類，非 Miller 所謂有與 /j/ 之分別。結語並據古藏文拼寫法，y 惟出現於舌根及唇聲母後；然自舌尖音與舌面音之詞音位轉換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可見舌面音原由舌尖音後接介音 y 變來。復謂由古藏文內部擬構，推斷藏語於有文字前，應有分佈均勻之介音 y，而此介音 y 曾有構成敬語功用云。

辛勉據《土米文典》知名根聲母 y (i) 獨配前加詞頭 g-，不接 d-、b-、m-、h- 另四前加，屬下加輔音之 y (/j/)。依《西番譯語》惟結合 k-、kh-、g-、p-、ph-、b-、m- 諸名根聲母 (1972: 105, 178)²⁶，y 音位出現範圍不應偏狹如此，龔說宜若可從；而名根聲母 y (i) 更斷非獨接 g- 詞頭，不過藏文製定時早經如是耳。倘 y 原不別名根聲母與下加輔音，當與李先生所擬可顎化前面聲母之介音 *j 相似，*y 不妨作中古以後唇音字變輕唇之三等韻 C、D 類上古音來源，然為求音位簡潔，仍沿用 *j 足矣。

*l 介音 Axel Schuessler 曾擬用於上古四等。²⁷ 按諸聲時代無實足四等之韻部，且同部一等與四等不並存；故不必以二等介音 *r、三等介音 *j 及四等介音 *l 與不具介音之一等元音分別，遇四等字擬展圓高元音 i 或展圓前元音 e 即可。不過，l 介音雖不適於四等，依其作為複輔音聲母後置輔音且得轉化成 j 或 i 之功用言 (參上引緬甸古碑文「土地」「做」二字於現代仰光話讀法)，確可考慮為 *j 介音外，另一中古以後唇音保持不變之三等韻 B 類上古音來源。

然欲將原擬介音 i 改用 l 首要解決之困難，乃 B 類三等韻，尤其來自上古 o 元音 (見表 (1) 下同)，中古尚五音具足，其舌、齒字不若 B₁ 類者因與 A₁ 類同韻遂相混雜之 B₂ 類之、職、蒸、緝、侵諸韻；及上古 a 元音之豪、歌_I 與 o 元音之微_{II} 諸部入中古三等韻 B₁ 類之宵、支_開、支_合 韻者，何以俱有大量來母字而上古用 *r 介音中古入二等諸韻之

24 Miller, R. A. "The Significance for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me Ablauts in the Tibeter Number System." TP43: 287-296, 1955. 又 "The Tibeter-Burman Infix System", JAOS, 78, 3: 193-204, 1958

25 龔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關問題〉，台北《史語所集刊》48 本，頁 205—228。二藏文 y 對比之例見頁 205。

26 辛勉：《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1972 年 5 月。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7 Axel Schuessler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pp. 186-199, May, 1974.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來母字反甚少？謂 l 介音韻類反不如 r 介音之與 l 輔音聲母排斥，固然不通；則以 *r 爲複輔音聲母後置輔音入中古三等之照（一 *Krj）、知（一 *Trj）、莊（一 *Tsrj）三系字，是否亦與 *l 介音排斥？倘若排斥，又將如何處理？

現在看有 B₁·D 或 B₂·C 兩類三等韻之上古 a、o 元音諸部來母字，中古何以單見 B 類（B₁ 及 B₂）或 C 類三等韻一處。即（**來、董、荔**三部字少，不論）：

a __魚_I鐸_I陽、廢_I月_I元_I、盍談八部三等來母字單見中古 C 類魚藥陽、B₁ 類祭薛仙及葉鹽各韻（舉平以賅上、去、下同）。

o __之_I職蒸、幽_I、微_I物文、侵八部三等來母字單見中古 B₂ 類之職蒸及侵，C 類尤，B₁，脂質真各韻。

前議上古歌_I部原接 i 介音韻類本五音具足，中古入支韻 B₁ 類，其舌、齒字結果與源自上古支部之 A₁ 類舌、齒字混淆，不若喉、牙、唇之得與 A₁ 類者析爲重紐。再根據音位分配之條理，凡中古 D 類三等韻上古既必連 B₁ 類三等韻同部出現，則上古接 j 介音之 D 類，其舌、齒字亦當如 B₁ 類與 A₁ 類混淆者，於中古 B₁ 類與 A₁ 類滙組重紐三等韻之先，悉數與上古同部出現之 B₁ 類舌、齒字相雜；及乎中古 B₁、A₁ 兩類合成重紐三等韻，遂致 D 類與 B₁ 類三等韻驟視之如獨喉、牙字而已。否則諸聲時代 i、e、u 元音諸部接 j 介音入中古三等諸韻，何均五音具足？更無法解釋與 D 類並屬 a、o 元音諸部接 j 介音韻類，且中古後唇音俱變輕唇之 C 類三等韻，雖同部出現另一中古三等韻 B₂ 類（如魚_I、鐸、陽、幽_{II}四部），所包中古聲母仍五音具足之理由。是故上古屬半舌之來母 D 類字，當隨舌、齒字俱入同部 B₁ 類；然此僅堪推論原擬帶 i 介音之 B₁ 類來母字，即中古并與 A₁ 類混淆者，兼有上古帶 j 介音之 D 類一種來源，而不足肯定 B₁ 類原帶 l 介音，因之根本不具來母字。

C 類與 B₂ 類同時出現之韻部，其來母字情況又如何？

之職蒸、侵四部入中古三等之來母字與舌、齒字集結於 B₂ 類之職蒸、侵四韻。幽_I 部入中古三等者以 C 類尤韻爲主要部分，B₂ 類幽韻舌、齒音來母力幽切「鏐」「鏐」，精母子幽切「磁」，疏母山幽切「慘」等四字；除「鏐」另有幽韻渠幽，黠韻渠黠二切，「鏐」又見尤韻力求切，「慘」又見尤韻所鳩切，「磁」又見之韻子之切。中古幽韻舌、齒字可說是如非變入尤韻而遂與尤韻原有舌、齒字混雜之殘餘；或上古本無，此處乃漢後 C 類尤韻舌、齒音聲母使 j 介音前移而入 B₂ 幽韻，如 D 類舌、齒字之入 B₁ 類者。即必係幽韻上古另源自 *jih^w（幽_{II}）一組入中古 A₁ 類三等韻之韻類，根本與 B₂ 類幽韻之韻類無關。之職蒸三部中古 B₂ 類之職蒸三韻來母字及舌、齒音字因之當由同部 C 類尤屋_{III}東_{III}變入，否則此尤屋_{III}東_{III}三韻亦應如幽_I覺_I中_I三部者，有來母及舌、齒音字。

魚_I鐸_I陽三部入中古三等之來母字單見 C 類魚藥陽三韻尤其有趣。蓋就其 B₂ 類麻_{III}、〔陌_{III}昔_{III}〕如同 C 類魚藥二韻之均具舌、齒字（庚_{III}獨喉、牙、唇字可以不論），固

若幽部於諧聲時代分有兩組來源；然通查麻_三、〔陌_三、昔_三〕不僅無來母字，連可能由上古以 r 為複輔音後置輔音之中古三等 *Trj 知、*Tsrj 莊及 *Krl 照三系聲母亦幾絕無。即麻_三惟通牙音之平聲穿母「車」字，去聲審母「赦」字；昔_三惟「徹」母「行」字及通牙音之穿母「赤」「赦」二字，審母「郝」「螿」二字等（通舌音之喻_四*r→j 及邪 *rj→z，詳下文）。正恰為 B₂ 類上古帶 l 介音之假設。B₂ 類與 B₁ 類據本文諧聲四十一部所包中古三等韻表，可知二者同列；B₂ 類既因 l 介音而不備來母，則 B₁ 類亦本無來母之可言。

再看 a 元音豪、歌_I 二部入中古宵、支_二 韻之 B₁ 類，及 o 元音微_{II} 之入中古支韻合口 B₁ 類與緝_I 之入中古緝韻 B₂ 類。此宵、支_{開合}、緝 諸 B 類三等韻，《詩經》時代雖俱有來母字；然不約而同於同部不另見 D 類或 C 類與之衝突，故豪等數部來母與知、莊及照系之通喉、牙字者，悉沿用 j 介音擬成 *lj-、*Trj、*Tsrj、*Krl 足矣。

魚_I 鐸_I 二部之麻_三、昔_三「行」等字可援引 e 元音魚_{II} 鐸_{II} 二部之麻_三、昔_三，如擬昔_三丑亦切「行」** t' rjek→t' rjiak，以與魚_I 鐸_I 二部所屬中古三等 C 類魚、藥二韻之藥韻丑略切「疋」字 *t' rjak 辨識。同理，魚_I 鐸_I 二部中古入三等韻 B₂ 類之麻_三、昔_三 與入三等韻 C 類之魚、藥，其於通舌音之喻_四(*r→j) 及邪(*rj→z) 所見對比；亦可援 e 元音擬 B₂ 類一組字，以魚_{II} 之馬_三 韻喻_四「野」** reh?→*riah? 及麻_三 韻邪母「斜」** rjeh→*rjiah 與魚_I 之語韻喻_四「予」*rah? 及魚韻邪母「徐」*rjah 分別。

本來，藏文音節雖無 l 輔音聲母帶 r 介音一類，然有 r 為輔音聲帶 l 介音之音節。如²⁸：

𑖀 rla 上、在上
𑖁 rluñ 風

是以上古漢語 *la、*lo 韻類可不避原有 r 輔音而入中古三等之邪、知系、莊系及通喉、牙音之照系等聲母，擬成 *rl、*Trl、*Tsr、*Krl，與接 j 介音之 *ja、*jo 韻類邪等 *rj、*Trj、*Tsrj、*Krl 聲母對比。源自上古不接介音之 *r 輔音聲母，變 j 然後入中古三等喻_四母者，更與 *l 或 *j 介音無關。不過此類衝突既獨出現於諧聲時代可能有另一組屬 e 元音魚_{II}、鐸_{II} 兩部來源之魚_I、鐸_I 兩部，為精簡上古至中古各類聲母之分配，故抒論如上。

28 同註26頁172—173。

附：上古至中古聲母於各等類分配表：

1. 一等或四等（無介音） 2. 二等（*-r-介音） 3. 三等I, A, C, D.（*-j-介音）

B（*-l-介音） II 上古Cr複輔音聲母而接*-j-介音入中古A, C, D. 類三等韻者：

1.		2.		3. I		3. II	
*p/p		*p/p		*p/p		*pr/p④	
*p'/p'		*p'/p'		*p'/p'		*p'r/p'④	
*b/b		*b/b		*b/b		*br/φ⑤	
*m/m		*m/m		*m/m		*mr/m④	
**sm/*hm/h ^①	合口	**sm/*hm/h①	合口	**sm/*hm/h①	合口	**smr/*hmr/h	合口
*k/k	*kw/k	*k/k	*kw/k	*k/k	*kw/k	*kr/tʰ	*kwr/k④
*k'/k'	*k'w/k'	*k'/k'	*k'w/k'	*k'/k'	*k'w/k'	*k'r/tʰ'	*k'wr/k'④
*g/j②	*gw/j	*g	*gw	*g/g	*gw/g	*gr/dʒ	*gwr/φ⑤
*ŋ/ŋ	*ŋw/ŋ	*ŋ/ŋ	*ŋw/ŋ	*ŋ/ŋ	*ŋw/ŋ	*ŋr/r	*ŋwr/ŋ④
**sŋ/*hŋ/h	**sŋw/*hŋ/h	**sŋ/*hŋ/h	**sŋw/*hŋ/h	**sŋ/*hŋ/h	**sŋw/*hŋ/h	**sŋr/*shŋ/ʒ	**sŋwr/*hŋ/h
*h/h	*hw/h	*h/h	*hw/h	*h/h	*hw/h	*hr/s	*hwr/h
*f/h	*fw/h	*f/h	*fw/h	*f/z	*fw/f	*fr/ʒ	*fwr/f
*ʔ/ʔ	*ʔw/ʔ	*ʔ/ʔ	*ʔw/ʔ	*ʔ/ʔ	*ʔw/ʔ	*ʔr/ʔ	*ʔwr/ʔ
*r/j		*r		*r/z		*r	
*l/l		*l		*l/l③		*l	
*t/t		*t/t		*t/tʰ		*tr/t	
*t'/t'		*t'/t'		*t'/tʰ'		*t'r/tʰ'	
*d/d		*d/d		*d/dʒ		*dr/d	
*n/n		*n/n		*n/r		*nr/n	
**sn/*hn/t'		**sn/*hn/t'		**sn/*hn/s		**snr/*shn/ts'	
**sl/*hl/t'		**sl/*hl/t'		**sl/*hl/ʒ		**sl	
*ts/ts		*ts/ts		*ts/ts		*tsr/tʰ	
*ts'/ts'		*ts'/ts'		*ts'/ts'		*ts'r/tʰ'	
*dz/dz		*dz/dz		*dz/dz		*dzr/dʒ	
*s/s		*s/s		*s/s		*sr/s	

表註：

- ①清鼻音m、ŋ、ŋ及清邊音l均於其前加h代表，而非中古鼻母h之上古複輔音。
- ②*g/j、*kw/j、*r/j中古入三等韻。
- ③中古三等韻B類上古原接l介音，故此處但作*l；凡中古B、類來母字源於上古同部D類，B、類來母字源於上古同部C類。已詳正文。
- ④唇音或圓唇成分於清、次清、次濁諸聲母者，極早將-rj之-r-成分排斥，故中古仍為三等p、p'、m及k、k'、ng諸聲母。
- ⑤此處·br或*gwr中古入合口韻四母ju-，如韋*brjet→juen；勻*gwrjian→juen。

至於 *l 介音何以僅接 **a、**o 兩種韻類問題。可能上古漢語屬邊音 (lateral) 之介音 l 有排斥前高元音 i、前元音 e 及後高元音 u 之特性，容待漢藏語系比較研究就此作進一步探討。

l 介音有穩定元音之作用，故諧聲時代 **a 元音接 l 介音韻類，《詩經》時代仍保持為 *a 元音，結果與自前元音 e 分裂而來之 ia 韻類由諧聲四十一部合成《詩》韻三十一部。l 介音之接圓唇元音 o 韻類，因 **o 元音於《詩經》時代央化為 *ə，*l 介音稍後遂亦如 *i 介音之可促使 *ə 元音前移為 e 元音韻類，六朝前後原帶喉、牙音韻尾之、職、蒸三韻元音且繼續高化而變 i。由此可見 **o 元音央化與 l 介音有穩定元音之作用，同時，兩種音變條件必受其一較強勢者支配。

i 元音收圓唇喉、牙音韻尾或收唇音韻尾韻類及 **u 元音之收舌尖音韻尾韻類分裂為 *iə (幽_{II}系)、*ua (歌_{II}、廢_{II}系) 者，其分裂時間與 e 元音之收喉、牙音韻尾韻類 (魚_{II}系及耕_{II}) 俱於諧聲時代早期，是以諧聲亦無法辨識。*r、*j、*l 三介音於元音所起之作用，當在《詩經》時代由諧聲四十一部合成三十一部以後；於聲母所起之作用，尤當在東漢時期。又 **i、e 元音分裂為後響複元音 *iə、*ia 而不接任何介音入中古四等韻之韻類，所屬 i 介音已促使後隨之央元音前移為 e (*ə → e/i)，a 元音不變，中古且復溶合成以 i 為主要元音之各四等韻韻類；故不與漢代自 *jiə 或 *jia 韻類之 j 介音受排斥失落，其央元音 ə 亦經 i 介音前移為 e，而低元音 a 仍保持不變 (*jiə、*jia → +iə + ia → ie、ia)，遂與中古三等韻 A 類者合流。

j 介音於《詩經》時代以後，使非高元音向後移動，*ja- 韻類遂變中古 C、D 兩類 a- 元音諸韻。*jə- 之收圓唇或不圓唇喉、牙音韻尾及唇音韻尾韻類喉、牙、唇字且後移並圓唇化為中古 C 類帶圓唇元音 u 之尤、屋_三、東_三諸韻；因收舌尖音韻尾而得保留 *ə 元音者，即入中古 D 類微、欣、迄諸韻。高元音 i、u 即受 j 制約而向下分裂為 ie、uo，ie 之帶牙音韻尾韻類漢代且使元音繼續下移為 ia；喉音濁擦韻尾 -h 其時早已失落，故仍作 ie (中古支韻 A₁ 類)。不接任何介音之 i 元音韻類，因無分裂條件；中古遂與諧聲時代 i 元音之接圓唇喉、牙音韻尾及唇音韻尾韻類先分裂為 *iə，其後再溶合為 i 元音者，滙成各個以 i 為主要元音之四等韻。

西漢前後 l 介音與 j 介音分別使上古同部元音作向前或向後不同移動之結果，中古 B 與 C、D 三類三等韻由諧聲而《詩》韻所作介音之識別，至此俱易以元音為諸韻韻類之對比音位；其時 l、j 介音雖仍保存，亦不過出現於不同音域下之同位者 (allophone)，即 /j/ = $\begin{cases} [l] \\ [j] \end{cases}$ ，無需有兩種寫法。換言之，上古原屬 B 三等韻之 l 介音，中古早與 C、D 兩類三等韻介音同屬輔音性之 j；而 A 類三等韻之元音性介音 i，蓋由諧聲時代之前高元音 **i 與前元音 **e 分裂，《詩經》以後 -i- 且排斥其前置之 j 介音所得。是以《詩經》時代不僅衍生 i 介音，*iə、*ia 二類後響複元音之原具 j 介音 *jiə、*jia 者，

於中古其 j 介音被排斥之先，東漢時此 j 介音已如 B、C、D 三類三等韻之 j 介音顎化前面聲母，致中古 A 類同有來自舌音端系顎化之照三系字也。i 於《詩經》時代及中古，既可當元音，復足為非 i 元音韻類前置之介音；二者出現語音環境互異，自不必分寫成 i、j。u 於《詩經》時代作為元音或介音之情況與 i 相當，亦不必分寫成 u、w。

中古二等之上古介音 *r，因諧聲時代宵、藥、原分豪、沃與宵、卓，祭、月、元原分廢、月、元與介、薛、仙，葉、談原分盍、談與葉、怙；又魚、鐸、幽、覺、緝、侵六部本有 I、II 兩組，及原收唇音韻尾於《詩經》時代轉而為舌尖音韻尾之東部本有 I、II 兩組與盍、蒸分部等；諸部其時二等俱獨一類，無所謂單、複元音抑單、複介音問題。《詩經》時代帶 r 介音之 *i、*iə (← ** i/_c^w, p) 與 *ə (← ** o) 等非圓唇喉、牙音韻尾韻類，及 *ia (← ** e) 之非喉、牙音與非圓唇喉、牙音韻類則被 r 介音央化 (Centralization) 成中古外轉各個以 r 為主要元音之二等韻；r 介音於聲母之作用在使前接舌、齒兩類輔音捲舌化為中古知、莊二系聲母，西漢時 *r 介音漸次失落。

總之，上古自諧聲時期之元音分裂及央化，至《詩經》時期因有 *r (*ri)、*j (*ji)、*l、*i 等介音促使元音作不同演化，結果構成中古轉而倚重元音為主要音位分辨之韻類系統。

六

《詩經》時代介音影響於聲母及元音之演變規律：

符號說明

** 西周 (Pre-Archaic Chinese) * 先秦 (Archaic Chinese)

† 兩漢 (Pre-Ancient Chinese) 六朝 (Ancient Chinese 不加符號)

C 輔音 (consonants) T 捲舌化舌尖音聲母 (retroflex)

C^w 圓唇化聲母 (labialized) T's 顎化舌尖音，即舌面音 t_ɕ 系聲母 (palatalized)

P 唇音聲母或韻尾 (表同部位各聲母及通鼻聲母時大寫。反之小寫作 p, p', b, m。下同)

K 喉、牙音聲母或韻尾 (k, k', g, n, ʔ, h, f, x, j) r 介音、聲母或韻尾

T 舌音聲母或韻尾 (t, t', d, n, l) T's 齒音聲母或韻尾 (ts, ts', dz, s)

V 元音 (Vowel, 於韻尾即專指中古下降複元之後一部份 i 或 u)

元音之高用 high；低用 low；後用 back；圓唇用 round；鈍音 grave；銳音 anterior

/ 斜線左方為變化現象，右方為變化條件 (內) 內轉；(外) 外轉

□ 號指對等變化；{ } 號指交互變化。:

$\begin{bmatrix} x_1 \\ y_1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begin{bmatrix} x_2 \\ y_2 \end{bmatrix}$ 即 $x_1 \longrightarrow x_2, y_1 \longrightarrow y_2$ 兩條對等變化

$\left. \begin{matrix} X_1 \\ Y_1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Z$ 即 $X_1 \longrightarrow Z, Y_1 \longrightarrow Y_2$ 兩條交互變化

在 / 斜線右方所用 []、{ } 號仿此。 (x) 可以或缺之條件

Ø 失落 → 變為 ___ 出現位置 * 字尾

+ 正號 - 負號 1.2.3... 謂有先後程序之變化, 因音素不同而有一種以上變化之分別寫法
? 不規則變化

*r 介音於元音 (中古二等全居外轉當由 *r 介音使元音央化之關係) 及韻尾之相互制約變化:

1. $* \left\{ \begin{matrix} i \\ \text{ə}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text{æ} / r \text{ ___ } C$

2. 其中收濁音韻尾 *-l (← ** -l, ** -v) 韻類漢代已俱變元音性之 -i 韻尾, 故前面之元音繼續高化成中古皆、駭、怪韻:

+ æ → e / ___ i

* $\left[\begin{matrix} a \\ u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matrix} a \\ \text{ɔ} \end{matrix} \right] / r(i) \text{ ___ } C, * a \longrightarrow a / r(u) \text{ ___ } C$

* $\left\{ \begin{matrix} a \\ \text{ə}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a / r \text{ ___ } h^w, * \left\{ \begin{matrix} a \\ \text{ə}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text{ɔ} / r \text{ ___ } \left\{ \begin{matrix} k^w \\ \text{j}^w \end{matrix} \right\}$

*r 介音於聲母及本身之變化:

1. $* \left[\begin{matrix} r \\ r_s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matrix} r \\ r_s \end{matrix} \right] / \text{ ___ } r(j) V$

2. $^+ r \longrightarrow \phi / C \text{ ___ } V$

*j 介音於元音及韻尾之相互制約變化 (使高元音分裂, 低元音後移; 於央元音則視乎其韻尾是否為喉、牙音而使元音後移):

1. $* \left[\begin{matrix} i \\ u \\ a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matrix} ie \\ uo \\ a \end{matrix} \right] / j \text{ ___ } C$

* ə → u / j ___ $\left[\begin{matrix} +grave \\ C \end{matrix} \right], * \text{ə} \longrightarrow \text{ə} / j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matrix} +anterior \\ C \end{matrix} \right]$

2. $^+ ie \longrightarrow ia / j \text{ ___ } \left\{ \begin{matrix} k \\ \text{j} \end{matrix} \right\}$ (中古清、靜、勁、昔韻)

*ji、*l 介音於元音及本身之變化:

1. $* \left[\begin{matrix} a \\ \text{ə}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left[\begin{matrix} a \\ e \end{matrix} \right] / \left. \begin{matrix} ji \\ l \end{matrix} \right\} \text{ ___ } C$

2. $^+ ji \longrightarrow i / C \text{ ___ } V$

* l 介音即於促使央元音前移後，變成 j 介音：

* l → j / C _ V

故漢代促使舌尖音顎化為舌面塞擦音（端系變照系）之 j 介音來自上古 * j（中古 C、D 類）、* ji（中古 A 類）、* l（中古 B 類）三者：

+T → Tʰ / _ j(i) V

* i 介音使元音高化，中古前且與後隨之元音溶合為 i 元音諸四等韻韻類：

1. * $\left\{ \begin{matrix} a \\ \emptyset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i / i$ 2. * $\left\{ \begin{matrix} \emptyset \\ \emptyset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phi / _ i$

《詩經》時代韻尾系統於元音及本身之變化頗大。此中除諧聲時代之濁唇擦音韻尾 ** -v 其時已變同 * -l，是以唇音不具陰聲諸部外，凡陰聲收濁喉擦音 -h、韻音 -r、邊音 -l 韻尾諸部，至漢代 * -r 及 * a、* ia 或 * u 元音之 -h 韻尾失落，-l 及 * i 或 * ə 元音之 -h 韻尾變 -i。故接 * -r 介音之陰聲脂部 * il、祭部源自諧聲時代介部之 * ial（← ** el）及微部 * al（← ** ol）等《詩經》時代韻類，不如其入聲與乎陽聲諸部於中古成以 ə 為主要元音之二等諸韻；而使漢代 ə 元音繼續高化，成中古皆、駭、怪等以 e 為主要元音之二等韻。

* -r 韻尾僅見帶 * j 介音之高元音後，及帶 * l 介音之非高元音後，可知其介音絕不對比為 j、l 兩類；且兩漢 r 韻尾失落前，能使 * ə 或 * a 元音之接 l 介音韻類及 * ua 之接 j 介音韻類元音向前向高移動；不過 * jia 韻類則不變。

韻尾於漢代影響元音者，尚有《詩》韻 * i 元音之支、錫、耕三部。自 * j 介音使 i 元音分裂為 ie、錫、耕二部之 -k、-ng 韻尾遂繼續使元音向下移動，於 j 介音顎化前置舌尖音聲母並受 i 介音排斥後，成中古屬 -iang 之清、靜、勁等韻及 -iak 之昔韻；而非如陰聲支部於 -h 韻尾失落後，中古仍 ie 韻母之支、紙、寘韻。皆、清二系規律已詳上文，韻尾之變化情況為：

* $\left\{ \begin{matrix} \emptyset \\ a \end{matrix} \right\} \longrightarrow e / l _ r$; *ua → ue / j _ r

* -r 韻尾於影響元音後則自行失落：

* r → φ / V _ *

* -l 韻尾於元音之作用見古中皆、駭、怪韻，已詳上文；本身之變化為：

* l → i / V _ *

-h 韻尾於元音及本身之變化：

* h → i / $\left\{ \begin{matrix} i \\ \emptyset \end{matrix} \right\} _ *$; *h → φ / $\left\{ \begin{matrix} (i)a \\ u \end{matrix} \right\} _ *$

*-h 韻尾接央元音 ə 時變 -i，故 *rə- 變 ə 元音者高化成 e，與 *l 韻尾漢代變 -i 後於元音之影響一致；即上文皆系之 +ə 變 e 元音規律，不贅。*ləh 且因 *-h 韻尾變 -i 而使元音亦高化為 i，結果與之溶合為中古之、止、志韻：

+ə → i / j → i (《詩經》之介音 *l 漢代已變 j)

圓唇喉、牙音韻尾 *-h^w、*-k^w、*-ŋ^w 之圓唇成 w 足以使前置之元音圓唇化或向後向低移動。如 *-k^w、*-ŋ^w 之圓唇音素 w 因影響元音圓唇化而遭排斥，成中古各個以 o (如一等冬、沃)、ɔ (如二等覺、江) 或 u (如三等屋、東) 作主要元音而收 -k、-ŋ 韻類。-h^w 韻尾使元音向低、後移動變 u，如中古豪韻 au (← *eh^w)。然遇央元音 *jəh^w 韻類，因 *ə 元音已為 w 影響變 u，故韻尾 u 於此為 u 元音所吸收排斥，成中古不接任何韻尾之尤韻。演變律：

$$* \begin{bmatrix} - \text{round} \\ - \text{back} \\ - \text{high} \\ - \text{V}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begin{bmatrix} + \text{round} \\ + \text{back} \\ + \text{high} \\ + \text{V} \end{bmatrix} \quad / \quad - \begin{cases} k^w \\ \eta^w \end{cases}$$

$$* \begin{cases} a \\ ə \end{cases} \longrightarrow a \quad / \quad - \text{h}^w, *ə \longrightarrow a \quad / \quad r \quad - \text{h}^w \quad (\text{中古肴、巧、效韻})$$

*-h^w *-k^w *-ŋ^w 於影響元音後，本身之變化為：

$$* \begin{bmatrix} k^w \\ \eta^w \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begin{bmatrix} k \\ \eta \end{bmatrix} \quad / \quad \text{V} \quad - *$$

1. *h^w → u / V - *
2. +u → φ / u - * (中古尤、有、宥韻)

七

中古三等韻 B 類乃諧聲時代帶 *l 介音之 a、o 元音韻類所衍化，尙可就來母複輔音之擬構以為佐證。

丁邦新論〈上古音中帶 l 的複聲母〉²⁹一文，歸納〈上古音韻表稿〉及〈廣韻聲系〉21 組來母字為其他聲母字之聲符與 33 組其他聲母字為來母字之聲符等 54 組約四百有關來母

29 《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頁 602—617。

諧聲字所得，因無一濁塞音字為來母字之聲符，故擬上古濁塞音加來母之bl、dl、dzl、gl、sgl等來母複輔音，除本屬jiv（即j介音後接帶i複元音）韻類仍讀前置之b、d、g聲母外，其餘中古一律讀來母。前置輔音屬清（全清及次清）聲母或次濁聲母者，中古均仍讀其前置輔音，來母失落。音變律：

$$\begin{aligned}
 & pl, tl, tsl, kl \rightarrow p, t, ts, k \\
 & p'l, t'l, ts'l, k'l \rightarrow p', t', ts', k' \\
 & ml, ngl \rightarrow m, ng \\
 & sl, xl, \gamma l, skl, sk'l \rightarrow s, x, \gamma, k, k' \\
 & hl \rightarrow \begin{cases} t' \\ t' / _j \end{cases} \\
 & bl, dl, dzl, gl \rightarrow \begin{cases} b, d, dz, g / _jiv \\ l / _其他 \end{cases}
 \end{aligned}$$

有s-詞頭之sgl複輔音聲母中古亦變羣母g，即：

$$sgl \rightarrow \begin{cases} g / _jiv \\ l / _其他 \end{cases}$$

試翻查丁文54組帶來母複輔音諧聲系列所謂濁塞音加來母而後隨jiv韻類，中古不讀來母者，幾全屬三等韻B類字，如*《詩經》音後之-?表上聲，-s表去聲；中古音有反切，故不復用-?、-s。()括號內為丁文原標李方桂先生擬音。又凡《廣韻》三等韻目旁著所屬各類。B₁類舌、齒字中古混同重紐A₁類者，寫作B₁ → A₁，為表此類複輔音與來母關係而兼列之來母或知、莊兩系三等字由上古同部之C類轉讀B₂類，或D類轉讀B₁類，中古再入A₁類者，寫成C → B₂ → A₁，或D → B₁ → A₁；已詳上文，不贅：

1. 來母字為其他聲母字之聲符：

元部	桓韻 落官切 ³⁰	* luan (luan) → luan:	變 練韻B ₁ 彼眷切	* plans (pljianh) → pjan
侵部	林 侵韻 力尋切 C → B ₂ → A ₁	* gljəm (ljəm) → liem:	禁 侵韻居吟切 沁韻居蔭切	B ₂ * kləm, s(kljəm) → kjem
噤	寢韻渠飲切 沁韻巨禁切	B ₂ * gləm?, s(gljamx, h) → gjem		
向	寢韻 力檢切 C → B ₂	B ₂ * bljəm? (bljamx) → ljem:	稟 寢韻B ₂ 筆錦切	* pləm? (pljamx) → pjem

30 所引反切及各類三等韻歸屬，據拙著《互註校正宋本廣韻》。

2. 其他聲母字為來母字聲符

陽部—京	廣韻B ₂ 舉卿切	* klang (kljang) → kjang	涼	陽韻C 呂張切	* gljang (gljang) → ljang,
景	梗韻B ₂ 居影切	* klangʔ (kljangx) → kjang,	鯨	廣韻B ₂ 渠京切	* glang (gljang) → gjang
物部—聿	術韻 餘律切	* brjat (brjat) → juen	筆	質韻B ₁ 鄙密切	* plət (pljət) → pjət,
	D → B ₁				
	術韻				
律	呂卸切	* bljat (bljat) → liuen			* gljən (gljən) → lien
	D → B ₁ - A ₁				
	震韻B ₁				
文部—𪗇	魚覲切	* ngləns (ngljənh) → ngjen :	𪗇	眞韻 力珍切	
	D → B ₁ - A ₁				
談部—僉	鹽韻 七廉切	* ts'lam (tshljam) → ts'iam :	檢	談韻B ₁ 居奄切	* sklāmʔ (skljāmʔ) →
	B ₁ - A ₁				
	鹽韻B ₁				* sglām → sijām,
驗	魚空切	* snglams (sngljāmʔ) → ngjam,	儉	鹽韻 息廉切	(丁文頁613無)
	D → B ₁ - A ₁				* tslām (tsljām) → tsiām
	鹽韻				
殮	力驗切	* sglams (sgljāmʔ) → lia :	霰	鹽韻 子廉切	
	D → B ₁ - A ₁				
	鹽韻B ₂				
侵部—品	不飲切	* p'lamʔ (phljēmʔ, 丁文頁613誤作h) → p'jem :			
	侵韻力尋切				
臨	沁韻良鳩切	* bljəm,s (bljəm, h) → liem			
	C → B ₂ - A ₁				

* l 作為介音之來母複輔音變化情況相當二等韻類於上古原有之 * r 介音者，中古仍讀其前置之聲母，略舉數例：

元部—里	止韻 良士切	* ljəhʔ (ljəgx) → lji :	埋	皆韻 莫皆切	* mrəh (mrəg) → mei
	C → B ₂				
宵部—勞	豪韻魯刀切	* dləhʔ, s(dlagʔ) → lzu :	勞	肴韻 敕交切	* t'rafʔ (thragʔ) → t'au
	號韻郎到切				
錫部—隔	錫韻 郎擊切	* glik (glik) → lik :	隔	麥韻 古核切	* krik (krik) → kæk
	江韻				
東部—老	莫江切	* mrung (mrung) → mong :	老	腫韻C 力鍾切	* bljungʔ (bljungx) → ljong

可知具濁塞音聲母之來母複輔音於 * l 為介音時，中古仍讀如其前面之聲母，一若 * r 介音；此 * l 為複輔音之後置輔音時，中古始讀來母，見上列陽部「涼」、物部「律」、文部「𪗇」、談部「殮」、侵部「品」「臨」及東部「老」等七字。

丁文所舉 jiv 韻類之濁塞音加來母複輔音字，中古雖不讀來母，然屬三等韻 A 類者，僅有《詩》韻幽部諸聲之璆字。即

璆	蕭韻 落蕭切	* ljəhʔ (ljəgʔ) → liu :	璆	幽韻A ₁ 渠幽切	* gljəhʔ (gljəgʔ?) → gieu
---	-----------	-------------------------	---	-------------------------	---------------------------

按 * l 倘為介音，則璆字作 * gləhʔ → gieu，宜入幽部 B 類三等韻讀羣母；* l 倘為濁塞音複輔音聲母之後置輔音，則璆字應讀來母，如下引宵部「寮」「繚」、談部「廉」「餽」及眞部「𪗇」等五字：

宵部—寮	笑韻A ₁ 力照切	* dljiahʔs (dljiagʔh) → liau :	寮	蕭韻 落蕭切	* dliahʔ (dliagʔ) → liu:
	繚小韻A ₁ 力小切	* dljiahʔʔ (dliagʔʔ) → liau :	繚	蕭韻 力弔切	* dliahʔs (dliagʔʔh) → liu

談部	兼	添韻 古甜切	*klian, (klian)	→	kim	:	廉	鹽韻A ₁ 力鹽切	*gljam (gljam)	→	liam,
		談韻A ₁ 良冉切	*gljam? (*gljamx)	→	liam	,	嫌	添韻 勸兼切	*gljam (gljam)	→	lim,
		嫌韻 力添切	*gljam? (gljamx)	→	lim	,	類	咸韻 五咸切	*ngriam (ngriam)	→	ngœm

類似例外尚有諧眞部多聲³¹而入微部、中古讀四等銑韻徒甸切定母不讀來母之殄字：

眞部	多	轉韻A ₁ 章刃切	*tljin? (tljinx)	→	tšien	:	彫	眞韻A ₁ 力珍切	*dljin (dljin)	→	lien
文部	殄	銑韻 徒甸切	*dlian? (dlianx)	→	din						

箇中原因，大抵幽韻A₁類諧聲時代本屬**i元音之幽II部，文部四等殄字固又**i元音眞部所竄入；此正或濁塞音來母複輔音聲母之來母部分受排斥而產生例外變化理由。

至於丁文用李先生《上古音系研究》系統標音，凡六朝後唇音不變輕唇而於《詩經》時代屬ə、a元音韻類之中古A、B類三等韻；均以j介音接帶i複元音，擬成jia或jia，與同部另一組六朝後唇音變輕唇之中古C、D類三等韻擬成jə或ja者分辨。不過，同部三等韻如同時出現A₁、B₂、C或A₁、B₁、D三類，因無B類三等韻上古爲*1介音之架構，遂不惜擬B₁類與A₁類俱用複元音，如元部（《上古音系研究》頁55。下同³²）：

萬	顯韻D 無販切	*mjanh	→	mjwen:	勉	彌韻B ₁ 亡辨切	*mjianx	→	mjän	:	而	緯韻A ₁ 尺絹切	*mjianh	→	mjiän
建	顯韻D 居万切	*kjanh	→	kjen	: 蹇	彌韻B ₁ 九箴切	*khjianx	→	khjän	:	遺	彌韻去演切 緯韻去戰切A ₁	*khjianx, h	→	khjiän

或唇音以A₁及B₁兩類俱用複元音與D類用單元音者分別，而於非唇音字三類同用單元音。如月部（頁51）：

發	月韻D 方伐切	*pjat	→	pjwet	: 別	薛韻B ₁ 皮列切	*pjat	→	pjät	:	滅	薛韻A ₁ 亡列切	*mjat	→	mjät
歇	月韻D 許竭切	*xjat	→	xjet	: 揭	薛韻B ₁ 渠列切	*kjat	→	kjet	:	哲	薛韻A ₁ 陟列切	*trjat	→	tjät

遇同部三等韻雖不外兩組，然均屬不變輕唇之A₁、B₁類三等韻，乃強以B₁類擬單元音與A₁類擬複元音者分別。如宵部（頁63）：

表	小韻B ₁ 陂矯切	*pjagwx	→	pjäu	:	標	宵韻A ₁ 甫遙切	*pjiagw	→	pjiäu
夭	宵韻B ₁ 於喬切	*.jagw	→	.jäu	:	要	宵韻A ₁ 於霄切	*.jiagw	→	.jiäu

31 周祖謨先生《問學集》頁264以今聲入文部。此丁文依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頁218、頁230。

32 李先生於重紐標音之處理，已詳註3拙文頁86—89。及本書乙（一）D III。

B₂類獨唇音字擬複元音，其他聲母擬單元音，如蒸部（頁39）：

冰 蒸韻 筆陵切 *pjəŋg → pjəŋg: 兢 蒸韻 居陵切 *kjəŋg → kjəŋg: 蠅 蒸韻 食陵切 *djəŋg → dzjəŋg

李先生系統於B類三等韻擬構之遊移不定，丁文自無法倖免；現擇出其j介音之B類字如下（丁文頁610—613。聲符已見前引者從略）：

單	職韻B ₂ 許竹切	*xlək ^w (xljək)	→	xjik				
菱	蒸韻 力膺切 C-B ₂	*gljəŋg (gljəŋg)	→	ljing	凌 職韻B ₂ 紀力切	*klək (kljək)	→	kjik
廖	幽韻B ₁ 武彪切	*mləh ^w (mljəŋ ^w)	→	mjeu				
立	攝韻 力入切 C-B ₂	*gljəp (ljəp)	→	ljep	泣 攝韻B ₂ 去急切	*k'ləp (khljəp)	→	k'jep
霖	寢韻B ₃ 斯基切	*skləm [?] (sljamx)	→	sjem				
子	止韻B ₂ 即里切	*tsləh [?] (tsljəŋx)	→	tsji	李 止韻 良士切 C-B ₂	*dzljəh [?] (dzljəŋx)	→	ljji
字	志韻B ₂ 疾置切	*dzləh ^s (dzjəŋh)	→	dzji				

然則本文介音l足當其以l為複聲母後置輔音之Clji-、Clji-兩類。結果丁文帶來母複輔音擬寫規律，除來母複輔音之前置輔音為清（全清及次清）聲母或次濁聲母，中古來母失落一條不變。來母複輔音之前置輔音如為濁聲母，中古濁聲母失落來母保留；而諧聲通來母之中古濁聲母字，諧聲時代原屬o、a元音之具l介音韻類，故必入中古元音為e或a之B類三等韻。換言之，上古當l為複輔音之後置輔音聲母時，視其前置輔音是否為全清、次清或次濁聲母決定中古來母失落抑保留；l前面之輔音如為全濁聲母於中古不讀來母者，此l始需考慮是否原係三等韻B類之上古介音，而事實又的確如此。演變律（括號（）內音素可以或缺。至於上古*l為介音或複輔音聲母之後置輔音而前置之輔音屬清、次清或次濁聲母一類，中古悉讀如其前置輔音，規律同丁文；僅匣母(ɣ-)上古改用*h-，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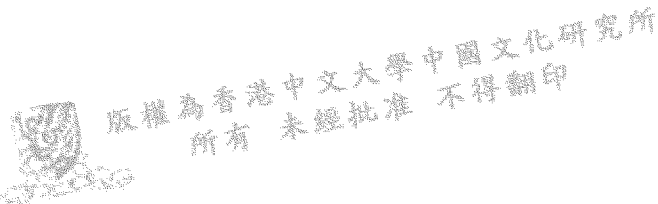
*l之前置輔音屬濁聲母，則*l為複輔音之後置輔音聲母時—

$$\left. \begin{array}{l} *bl, *dl, *gl \\ *sgl \end{array} \right\} \longrightarrow l / _ (j)v$$

*l之前置輔音屬濁聲母，則*l為介音時—

$$*b, *d, *g \longrightarrow b, d, g / _ l \left\{ \begin{array}{l} o \\ a \end{array} \right.$$

$$*sg \longrightarrow g / _ l \left\{ \begin{array}{l} o \\ a \end{array} \right.$$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hyme Systems from the Period of Proto-Chinese *Hsieh-shêng* and *Shih-ching* Rhymes to the Ancient Chinese Period

Yu Nae-wing

(A Summary)

The study of proto-Chinese phonetics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the rhymes of *Shih-ching* 詩經, while *hsieh-shêng* characters (phonetic compounds) 諧聲字 have merely been used for reference purposes. The fact has been ignored that the *hsieh-shêng* characters in the period of *Shih-ching* include the first to fourth division 等 in the rhyme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These characters can further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irst, second, third B₁.D divisions or the first, second, third B₂.C divisions as one group and the second, third A, fourth divisions as another. This distribution fits in with what has been observed about the phenomenon that *Ch'ung-niu* (doublets) 重紐 in the third division rhyme that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rhyme divisions of proto-Chinese. Combini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dial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vowels of *hsieh-shêng* characters of the third A and fourth divisions are of the front and high type, while those in the first division and non A third division are of a back and low type. Thus, basing on the clues of *hsieh-shêng* characters, the thirty-one categories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Shih-ching* rhymes can be reclassified into thirty-eight categories. Together with an extra three categories of high-level, labial rhyme endings *-v, it makes up to a total of forty-one rhyme categories.

The vowel system of the forty-one categories in the *hsieh-shêng* period can be identified as follows: firstly, basing on the Min 閩 dialec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k'ai-k'ou* (open) 開口 and *ho-k'ou* (closed) 合口 of the rhyme categori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rounded vowels may have existed in the six rhyme categories of 之, 職, 蒸, 微, 物, 文. Secondly, basing himself on the Wu 吳 dialect and the fact that *k'ai-k'ou* and *ho-k'ou* and not interchangeable for *hsieh-shêng* purposes, the author posits out that the rhyme categories of 庚, 緝, 侵 originally had rounded vowels. That the 侵 category and the 之, 幽, 微 categories were used to rhyme is evident from the rhymed proses of pre-Ch'in period. From these one can conclude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a common principal vowel for all the four categories, which is the rounded back 'o'. With the inclusion of the unrounded front vowels 'i', 'e' in the third A division of ancient Chinese, the unrounded low vowel 'a' in the category B₁.C or the category B₂.D of the third division, the rounded, back high vowel 'u' in the third C division, a five-vowel system ('i', 'e', 'a', 'o', 'u') of the *hsieh-shêng* period can be established.

The five-vowel system of the *hsieh-shêng* fits well into the linguistic framework of any natural language. The ancient Tibetan 古藏文 vowel system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漢藏語系 shows a resemblance. The author interpre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ur vowels 'i', 'ə', 'a', 'o' and the four ascending diphthongs 'iə', 'ia', 'uə', 'ua'

from the period of *hsieh-shêng* to *Shih-ching*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vowel breaking and centralization. The process can be seen as follows: the unrounded front vowels 'i' and 'e' diverge into 'iə' and 'ia' in Eastern Chou while the rounded, high back vowel 'u' became 'ua' and the rounded back vowel 'o' became 'ə'. Nevertheless, between the dental initials and finals, the vowel 'o' changed to 'uə'. This type of development of vowel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modern phonetics that non-low vowels can come to assume a lower or a central position, while the non-low front or back vowels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centralization. These phenomena are common in all branche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rhyme categories from proto- to ancient Chinese can thus be seen: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in the third division rhyme, namely A (A₁·A₂), B(B₁·B₂), C and D. With the observations that the bilabials remain unchanged in the A, B categories, and the labials of the categories C and D become labiodentals after the ancient perio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ategories A, B, C of the third division in proto-Chinese carry a medial *j, while the B category carries a medial *l. From the period of Eastern Chou to ancient Chinese, the medial *j in the A category gradually weakened and gave rise to 'ie' and 'ia' rhyme categories, while the categories C and D still carried a medial j. As for the medial *l in the category B, it changed to the medial j in ancient Chinese, a chang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edial *l in ancient Burmese 古緬甸文 to a medial j in modern Ragoon 仰光 dialect. Thus, the rhyme categories B, C, D with a medial j are all placed in the third division of the rhyme chart 韻圖.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l *j, the vowel *a in the categories C and D shifts backward and becomes 'a'. The vowel *ə in category B moves forward and becomes 'e' as a result of the medial *l, which subsequently changes to the medial j. As a result, labials in the A and B categories of the third division do not change to labiodentals. It can then be seen that the main factor of whether the labials of ancient Chinese change to labiodentals lies in whether the vowel is a front, central or back one. The medial *j is merely a remote cause.